

# 《暗恋桃花源》

赖声川

构思、领导的集体即兴创作，1986

2012 北京版

# 《暗恋桃花源》

2012 北京版

## 【人物】

### 【暗恋】

江滨柳

云之凡

江太太

护士

导演

导演助理

### 【桃花源】

老陶

春花

袁老板

白袍女子

白袍男子

顺子

绘景师

### 【其他】

陌生女子

剧场管理员

## 【时间、地点】

现在，一个剧场舞台上。

壹

【从剧场的黑暗中传出江滨柳唱「追寻」一曲的声音。】

江滨柳

【唱】「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

【灯光渐亮，抗战后的上海公园，背景是外滩的夜景。一个秋千，三个街灯。】

【江滨柳和云之凡这一对年轻的情侣坐在外滩公园的秋千上，轻轻的摇荡。江滨柳穿着西装，云之凡穿着白色的旗袍，留着两条辫子。】

【续唱】「……一片深情紧紧锁着我的心、  
一线光明时时照耀着我的心……」

云之凡

【望着周遭的景致】好安静。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感觉上，整个上海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刚刚那一场雨下得真舒服，空气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向前、指】滨柳，你看那水里的灯，好像……

江滨柳

【停止一直在哼着的歌】好像梦中的景象。

云之凡

好像一切都停止了。

江滨柳

一切是停止了。

【作诗般】这夜晚都停止了。

月亮也停止了。

街灯、秋千、你和我，一切都停止了。

【续唱】「我要，我要追寻……」

云之凡

天气真的变凉了。

【云之凡感到一阵凉风。江滨柳把西装脱下来披在她身上。】

这个夏天我过得好开心，想到前几年打仗的时候，怎么样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这么好的日子。你看到处都充满着希望……就像我们两个一样，你说对不对？

江滨柳

【轻声的，仍唱着】「……追寻那无尽的深情、追寻那永远的光明。」

【二人静静的看着夜景。】

云之凡

滨柳，我回昆明以后，你会不会写信给我？

江滨柳

我已经写好了一叠信给你。

云之凡

真的？

江滨柳

而且算好了时间，直接寄到你昆明老家。你明天早上坐船——隔十天——到了昆明——一踏进家门——你刚好就会收到第一封信，然后接

【表演工作坊】

着每一天都会收到我的一封信。

云之凡  
江滨柳  
云之凡

【微笑】我才不相信。你这个人会想这么多？  
所以我就没有寄。  
我就知道。

【江从口袋中拿出一封信，放在云的手心上。】

江滨柳  
云之凡

这样可以确定它到妳手上了。  
有时候我在想：你在昆明待了三年，而且还在联大念的书……真是不可思议！我家离联大那么近，我怎么会没有见过你？或许我们在路上曾经擦肩而过，可是我们居然在昆明不认识，跑到上海来才认识——这么大的上海，要碰到还真不容易！如果我们在上海也不认识，不晓得会怎么样？

江滨柳  
云之凡  
江滨柳

【笃定的】不会的，我们一定会在上海认识！  
你那么肯定？  
当然！我们就算在上海没有认识，在十年之后，我们在【想】……在汉口也会认识！如果十年之后在汉口没有认识，那么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年后在【想】……在海外也会认识！【笃定的】我们一定会认识的！

云之凡  
江滨柳

可是那样的话，我们都老了，那还有什么意思？  
老了也很美。

【两人默默地相望。】

云之凡  
江滨柳  
云之凡

【看表】时间晚了，我该回去了。【回头，看见秋千旁的百货公司纸袋】  
滨柳，你把眼睛闭上。  
干什么呀？  
你不要问，把眼睛闭上嘛！别偷看！

【江闭上眼，云从纸袋当中取出一条的围巾，围在江的脖子上。】

江滨柳  
云之凡  
江滨柳  
云之凡

【张眼，意外】这是……？  
这是我给你打的。  
【看着围巾】你哪来的时间？  
你不要管时间嘛！你看！多好看！我回昆明以后，这边天变凉了，你要常常围着。

【云说得欢喜之时，江.忽然的落寞起来。】

我今天去永安公司还替我妹妹买了两双玻璃丝袜，也替我妈妈买了两块衣料。今年过年是我们家抗战以来第一次大团圆，连我重庆的大哥

【表演工作坊】

大嫂都要回来！滨柳，你知不知道，昆明到过年，每家屋子铺满了松针，那个味道才叫过年！

江滨柳  
云之凡

【伤感的】回家真好……  
你怎么了？又想家了？总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东北去的！东北又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江滨柳  
云之凡

东北不是说想回去就可以回得去的！  
【走到江的身边】总有一天你也可以回到东北过年吗！【拉江的手】滨柳，战争已经过去了，这年头能够保得住性命就不容易了，有些事情，不能再想了！

江滨柳  
云之凡  
江滨柳  
云之凡  
江滨柳  
云之凡

有些事情，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可是你一定要忘掉呀！你看我们周围的人，哪一个不是千疮百孔？  
有些画面，有些情景是我们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忘得掉的。  
可是你一定要忘掉，一定要学着去忘掉！  
【拉着云的手】像这段时间，我们两人在一起，我们会忘记吗？  
哎哟，我又没有叫你忘记我们之间！我是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战争，逃难，死亡……你一定要忘记，才能重新开始！滨柳，这些年我们都辛苦够了，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中国就要来了！

【江情绪渐渐平稳。】

江滨柳  
云之凡

滨柳，如果全世界让你选的话，你会选择住那里？  
上海还不够好吗？  
我跟你讲，三九年打日本的时候，有一次听说第二天会有一百多架飞机要来轰炸昆明。一夜之间，整个昆明市都逃光了！我妈妈带我们逃难，从滇池出发，到高桥，从高桥连续走了两天的路，到了一个好特别的地方，一山的野花，那儿的人说的话我们听不懂，可是他们都对我们很友善。说是逃难，我们在那儿整整玩了一个月！后来发现那天敌人根本没有来，到现在，我还常常会想到那个地方。

江滨柳  
云之凡  
江滨柳

真的有那样的地方？  
有机会，我带你去，好不好？  
有机会我们应该一块儿去。

【停顿。】

云之凡

【看表】我真的要走了！没有时间了……

【江向云伸出手。】

江滨柳

之凡，再看一眼。

【表演工作坊】

【二人手拉着手，向前望着。】

云之凡 滨柳，我回昆明以后，你要做什么？  
江滨柳 等妳回来。  
云之凡 还有呢？  
江滨柳 等妳回来！  
云之凡 然后呢？

【二人相望，灯光渐暗。】

贰

【灯光大亮。饰演江滨柳和云之凡的两位演员仍各自在前一场的位  
置，但他们之间站着一位老先生，就是这一出戏《暗恋》的导演，眼  
光望着正前方，沉入很遥远的回忆中。导演助理——一位年轻女生，  
站在他一旁，随时准备伺候他。】

《暗恋》导演 我记得当时不是这样子。就是不知道哪里不对……不太对！

【饰演「江太太」的演员晃上台，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饰「江滨柳」的演员 导演，你是说戏里哪里不太对？

导演助理 老师的意思是……

《暗恋》导演 【打断助理】江滨柳！你要了解江滨柳的个性、个人遭遇与时代背景  
之间的关系。你是时代的孤儿，更是世纪的孤儿！

【拉云手】所以说，刚才小手这么一握，是最甜蜜也是最辛酸的一握！

【饰演「护士」的演员扶着医院用的点滴架走到台上，看了一眼，去  
跟饰演「江太太」的演员一起调整路灯位置。】

饰「江滨柳」的演员 导演，可不可以讲得更具体一点？

《暗恋》导演 江滨柳，在那种大时局里，你内心深处应该感觉到一个巨大的变化马  
上就要来临！

饰「江滨柳」的演员 噢，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让我……穿越？

导演助理 老师，他的意思是《步步惊心》的那个意思。

【布幕升起，露出剧场后台和一位打扮亮丽的陌生女子。导演分心。】

《暗恋》导演 【看着布幕】干什么？！没叫你飞你飞哪儿去？

导演助理 停！停！吊杆停！【对导演】老师，我去了解一下，他们可能  
不太懂我说话的意思，对不起……【对侧台】吊杆停！吊杆停！……

【表演工作坊】

【导演助理下。】

饰「云之凡」的演员 导演，我觉得我们刚刚感觉不错，问题是所有人里，只有你一个人经历过那个时代，只有你一个人去过台湾。我们是都照你的意思去想象了——后面是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这儿是安静的外滩公园，那么前面是黄埔江……

《暗恋》导演 黄埔江？

饰「云之凡」的演员 对啊！

《暗恋》导演 我看你们眼里看见的是亮马河！

【饰「江滨柳」的演员一直玩手机。】

江滨柳，你不要玩手机了！【饰「江滨柳」的演员对着导演拍照】不要再发微博了！你现在不好好演，到下一场戏等你老了，躺在病床上，你就没有回忆了！你懂不懂？！

【沉默。】

我们重来！

饰「云之凡」的演员 从那边开始？

《暗恋》导演 从「过年」开始！【对控制室大叫】灯光！【下】

【两位演员回到秋千上的位子，准备重排的情绪。】

【其他人下。灯暗。】



【灯光亮，背景中又是上海外滩夜景。】

江滨柳 【伤感的】回家真好……

云之凡 你怎么了？又想家了？总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东北去的！东北又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江滨柳 东北不是说想回去就可以回得去的！

【几位穿着现代便服的人从后台上，提着包包，手上拿着零碎的古装道具。他们站在后方看着秋千上的演出，彼此小声交谈讨论。】

云之凡 总有一天你也可以回到东北过年。【拉江的手】滨柳，战争已经过去了，这年头能够保得住性命就不容易了，有些事，不能再想了！

江滨柳 有些事情，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云之凡 可是你一定要忘掉！你看我们周围的人，哪一个不是千疮百孔？

【从侧舞台突然传出《暗恋》导演的吼叫声。】

【表演工作坊】

《暗恋》导演 【声音】后面在干什么？

【舞台后方的人迷惑，其中一位男士走到前方，从秋千后面站在江、云二人中间，等着插嘴的机会。江和云在干扰下继续他们的表演。】

江滨柳 有些画面，有些情景是我们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忘得掉的。

云之凡 可是你一定要忘掉，一定要学着去忘掉！

江滨柳 【受干扰】像这段时间，我们两人在一起，我们会忘掉吗？

云之凡 哎哟！我又没有叫你忘记我们之间，我是说那些不愉快的事……【被干扰，顿】战争，逃难，死亡……你一定要忘记，才能重新开始！

饰「江滨柳」的演员 你们在干什么？！

《暗恋》导演 【声音】你们在干什么？搞什么东西啊！

【灯光大亮。《暗恋》导演走上台来。所有人都呆愣在现场。】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在跟我说话？

《暗恋》导演 是！

饰「袁老板」的演员 【反问】我请问你们在干什么？请你们把东西移开好吗？我们要排戏了！

导演助理 老师，我已经了解到吊杆的问题……

《暗恋》导演 你们排什么戏？这场子是我租的！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租的？不可能？我们明天晚上要公演，现在要彩排，外面有一张海报——《桃花源》——你没有看到？

饰「护士」的演员 哦《桃花源》就是你们啊？我有买票吔。

导演助理 我也是！

《暗恋》导演 我不管是不是你们，这场子是我租的！

饰「袁老板」的演员 不，不，一定是你弄错了！【叫自己的人】顺子，把这个秋千搬下去！

【年轻人顺子上，欲将秋千搬走。】

饰「江滨柳」的演员 【阻止】我们在排戏，你搬什么东西呀？

饰「老陶」的演员 先生，我们可能有了误会……但是还是请你们让开好吗？

《暗恋》导演 老弟，这是我租的场地！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饰「老陶」的演员 大爷，你看我们样子像是来开玩笑的吗？

饰「袁老板」的演员 【喊口令】认真！

老陶、春花、袁老板 【齐声练功】呵！呵！呵！

【《暗恋》剧团的人看呆了。】

饰「江滨柳」的演员 等一等，你们今天晚上真的订场地啦？

【表演工作坊】

饰「袁老板」的演员 对!

饰「江滨柳」的演员 这怎么会呢?这场地今天晚上明明是我们订下来的……

饰「老陶」的演员 【对江】你们在排什么戏?

饰「云之凡」的演员 《暗恋》。

饰「老陶」的演员 【覆诵】《暗恋》。《暗恋》是讲什么的?

饰「袁老板」的演员 【推饰「陶」的演员】你管他们是讲什么的?!

饰「江滨柳」的演员 是这样,我们后天就要演出了,所以我们今天晚上非得彩排不可!

饰「老陶」的演员 所以是你们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明天就演了,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彩排,谁急呢?

饰「袁老板」的演员 当然是我们急!【对自己的人】快!来,搬!

【《桃花源》工作人员搬道具。】

饰「江滨柳」的演员 导演,你跟剧场怎么办的手续?

《暗恋》导演 你不相信我?

饰「江滨柳」的演员 那怎么会撞在一块呢?

【《暗恋》导演看助理。】

导演助理 老师我真的在办公室订了单子……

《暗恋》导演 好!我去问!【生气的往侧台走】怎么在这节骨眼上给我来个这个?

饰「袁老板」的演员 【对《暗恋》导演】对!你去问一问就知道了!

《暗恋》导演 【边走】没时间了还搞这个?等着瞧!【下】

导演助理 老师,一定是我没有处理好……

【舞台上两出剧的道具并存。】

饰「袁老板」的演员 【边指挥着】顺子!把这东西搬走!

【顺子上。】

饰「江滨柳」的演员 【阻止】先别搬,我们一会儿还排呢

饰「老陶」的演员 你们导演都不在了……【对顺子】来!我们争取时间!

【顺子将秋千搬到侧台,下。】

饰「云之凡」的演员 【对饰「江」的演员】真的不排了?

饰「江滨柳」的演员 我也不知道。为了排这戏,《步步惊心》让我去穿越我都没去!

【饰演「春花」的演员,站到《桃花源》戏中的桌上位置上练身段。】

饰「老陶」的演员 我跟你说过,我排戏不能受干扰!

饰「袁老板」的演员 我知道你不能受干扰……

饰「老陶」的演员 这剧场每次都不靠谱,刚刚我还搬那个那个那个……

【表演工作坊】

饰「袁老板」的演员 那是秋千！  
饰「老陶」的演员 搬得我半死啊！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哪有搬？你在旁边聊天！  
饰「老陶」的演员 上一次那个那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饰「袁老板」的演员 那是一个长城。  
饰「老陶」的演员 对，长城，搬得我腰都断了！  
饰「袁老板」的演员 什么你搬的？那长城都是我一个人搬的，你在旁边泡妞！  
饰「老陶」的演员 **【突然暴怒】**反正我不能受干扰！  
饰「春花」的演员 **【从后面拍饰「袁」的演员的肩膀】**哎！  
饰「袁老板」的演员 **【突然暴怒】**我不能受干扰！**【再平静】**什么事？  
饰「春花」的演员 待会从那边开始？  
饰「袁老板」的演员 从「武陵偷人」那一场开始。  
饰「春花」的演员 偷人？我的专长。

**【饰「袁老板」的演员看见仍在舞台上的一盏《暗恋》道具街灯。陌生女子正好站在一旁。】**

饰「袁老板」的演员 这是什么东西？哎……**【喊】**顺子！！

**【顺子上。】**

**【指街灯】**我问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顺 子 这是个妞。

饰「袁老板」的演员 我不是说这个妞，我是说这一支。

**【陌生女子走到《桃花源》的桌子旁坐下。】**

顺 子 **【努力想】**哦……这个是一个新艺术风格，加上巴洛克的一盏街灯，大概流行于 19 世纪末……

饰「袁老板」的演员 我不是问你这是什么东西！

顺 子 可是，老板，如果我没听错，你刚才明明问我这是什么东西。

饰「袁老板」的演员 **【严厉的】**我是问你它为什么现在还在这里？

顺 子 **【努力想】**我想是因为他们还来不及……

饰「袁老板」的演员 **【暴怒】**我不是问你它为什么现在还在这里！

顺 子 **【不解】**可是，老板，你刚才明明问我……

饰「袁老板」的演员 请你把它搬走！！可以吗？！

顺 子 直说嘛！

**【顺子搬街灯下。饰「袁老板」的演员愤而大力拍一旁的桌子。陌生女子惊起，两人互看一眼，陌生女子下。】**

【表演工作坊】

饰「袁老板」的演员 【对控制室】灯光！麻烦一下……

【传出《桃花源》音乐的声音。】

我说的是灯光，你有听我说「音效」吗？！

【音乐停止，灯光变化。】

时间有限！从「武陵偷人」那一场！【边走编练功】认真！呵！呵！呵！

饰「老陶」的演员 【侧台，呼应】呵！呵！呵！

饰「春花」的演员 【侧台，慢一拍】呵！呵！呵！

【饰「袁老板」的演员下。灯暗。】

肆

【灯光渐亮。武陵，老陶和春花的家。舞台中央一张简单的小桌、三张凳子；后方一张高桌，上舞台悬挂下来一快布帘，代表入口。】

【老陶着古装站桌后，用力试图开一瓶酒，怎样也拔不开瓶塞。他把酒瓶夹在双腿间，努力拔，就是打不开。】

老陶 【自言自语】这什么酒？弄半天弄不开？这根本就不是酒！

【老陶拿起一把大菜刀，试图用刀口将瓶塞挖开，不成。】

这根本不是刀！

【老陶放弃喝酒，拿起桌上的大饼。】

我不喝可以吧！吃饼！【另有心思】武陵这个地方——根本不是个地方！穷山恶水，泼妇刁民；鸟不语，花还不香；我老陶打个渔，鱼都串通好了一块儿不上网！老婆嘛满街跑也没人管！这是什么地方？【把饼送进嘴里，啃不动】这是什么饼？【拿起菜刀切，没用】这根本不是刀！【将菜刀扔在地上】【抓桌上一饼】这根本不是饼！【抓另一饼】这也不是饼！【踩饼】我踩死你踩死你！我压死你压死你压死你们！【突停】不要动！站好！妳还笑？还有脸笑？买药能买一天，买到哪去了？

【老陶把饼一摔，两块饼粘在一起。】

【大惊、害怕】嗯？！抱在一起了！【抓饼】呀……擘呀……分不开！呀……擘呀……分不开啊！呀……擘呀……分不开呀！～～～

【春花着一身红，拎着药包，捧着一束鲜花，无限陶醉地进来。】

春花 【唱小调】「……我的心里一大块，左分右分分不开……」

春花  
老陶  
春花  
老陶  
春花

【老陶见了春花，自动拿饼擦地板，同声哼歌，看着春花陶醉的在后方插花，赏花。】

好香的花儿啊……

春花！【怒】我说妳买药能买一天，买哪去了？

【不悦】你那么大声干什么？不会讲话温柔一点？

温柔？【做作的温柔】春花——妳买药买了一整天，买那去了？

【跟着温柔】药啊？【翻脸】在这儿！！

【春花将药摔往老陶身上。老陶护私，药掉在地上，老陶自动踩一脚。】

【不耐烦地】你要的都有：海龙、海马、海狗鞭……

老陶  
春花  
老陶

【认真地】那有没有蛤蚧？鹿鞭？熊鞭？兔鞭？马鞭？蚂蚁鞭？

众鞭齐全！可把你打几条小鱼打回来的钱全花光了！

没关系，值得。【研究药包】好……好……拿到后边炖一炖，慢火细炖，咕嘟嘟，咕嘟嘟，等三碗熬成一碗，然后妳把它给吃了。

春花  
老陶  
春花  
老陶

【惊讶】我？！这不是你要的药吗？干嘛让我吃！

是我有问题还是妳有问题？

大夫说我没问题，当然是妳有问题！

【大怒】我有问题？笑话！我怎么会有什么问题？我像是有问题的人吗？我哪里会有什么问题？我会有什么问题？

【老陶右手无意识地指向私处，试图拍开，最后用左手把右手压制在桌上，持刀威胁右手。】

不许动！

春花  
老陶  
春花  
老陶  
春花  
老陶

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整天打不到一条大鱼；要我去买药，药给你买回来你又不吃；人家袁老板说这个药很有效！吃不吃随便你！

【抓到把柄】袁老板怎么知道这个药有效啊？

【心虚】人家是路过，一番好心！

我们家生不出孩子，袁老板怎么会知道？啊？啊？

人家是好心好意的嘛！

好心好意？我们生不出孩子，他怎么会知道？妳告诉我！他怎么会知道？

春花  
老陶  
春花  
老陶  
春花  
老陶

你吃不吃？

【大吵】他怎么会知道？

你吃不吃？

他怎么会知道？

你吃不吃？

妳告诉我他怎么知道？……

【表演工作坊】

春花 你到底是吃还是不吃？……

【两人把药包大力摔往地上，同时一脚踩上去，然后拼命踩烂。】

二人 我踩我踩我踩……

老陶 【爬到凳子上】让开——！！我踩我踩我踩！

【春花让开，老陶高空跳下，踩烂药包。】

春花 【爬到凳子上】该我了！！让开——！！

【春花正要跳的时候，外面传来袁老板的声音。】

袁老板 【唱小调，上】「……我的心里一大块，左分右分我分……」

【春花听见歌声，立即陶醉。袁老板上，手里捧着一床红色的新棉被。】

老陶 【结巴】袁……袁老板！

袁老板 【发现老陶】老陶，你在家呀？

老陶 啊！

袁老板 【自语】那我今儿可费事了！

老陶 啊？

袁老板 我是说……你最近还好哇？

老陶 托福！婚姻生活美满！

袁老板 那就好！

春花 【亲热】袁——

老陶 嗯？

春花 【发现语气太亲热】老板！

袁老板 【亲热】花——

老陶 嗯？

袁老板 【发现语气太亲热】春花！

春花 上来玩吧！

老陶 嗯？

袁老板 你在上面我不好玩嘛。

【袁扶春花下桌，老陶欲扶，扑空。袁老板把带来的棉被拿给春花。】

春花！妳来看看我送什么东西给你！

老陶 啊？

袁老板 【发现措词不当，补一个字】——们！

春花 哇！好新的一床棉被！

袁老板 可不是吗！

【表演工作坊】

老陶                   **【远远的站在一旁】**没听过还有人送棉被的！

袁老板                哎呀！老陶呀，你们家棉被又破又旧盖上去会感冒的！

春花                   就是嘛！

老陶                   我们家棉被又破又旧，你怎么知道？

袁老板                **【发现自己说错话】**耶？！ 噫！老陶，看看你想哪去了！

**【袁老板和春花突然一起打喷嚏。袁装没事的把被子拿给陶。】**

老陶！这床被子可是我托人从苏州带回来给我们的**【不漏一拍的更正自己】**你们的！

老陶                   饭都吃不饱了，要这么花哨的棉被干什么？

**【老陶不悦的接过被子来，摊开被面，春花顺势接着，棉被成为一张大幕，三人——陶、袁、春花依序并排站在被子后面，只露出头。】**

袁老板                **【低头指着被面子】**老陶，你看这个料子有多好，我就不多说了，关键是这个手工……

**【春花用右手偷偷摸着袁老板的右脸，袁右脸边于是出现两个手，袁陶醉在花嫩手的触感和偷情行为中。】**

**【陶醉的】**我说这手工……这手工……这手工巧，我是怎么摸怎么舒服哟！

**【老陶看袁老板。袁自己的手立刻移到被下，留春花的手在他脸边。】**

老陶                   什么呀？

**【春花的手指被面，配合袁的话，看上去像是袁的手在动作。】**

袁老板                哎！你！不要看我，看被子！**【低头看被面】**看这手工，看手工。这上面还绣的有龙有凤……还有凤爪，又白又嫩……**【亲指着被面春花的手】**……嗯！嗯！嗯！

老陶                   什么毛病？

袁老板                **【借春花的手打呵欠】**啊～～咭！……**【春花的手再抓袁的头】**咭……！你！不要看我！你看被子！**【春花的手指被面】**

老陶                   被子有什么好看？睡觉用的！不重要！

袁老板                **【春花的右手猛挥】**不、不、不、睡觉才重要！啊？**【春花的右手打陶一巴掌】**你不要看我，你也不要看她！**【春花的手又指被面】**你看被子呀！**【三人转圈，露出背面，春花的手正摸着袁老板的屁股。老陶感觉不对，看一眼，春花的手立刻离开袁老板的屁股，另一手去摸老陶的屁股。老陶陶醉。】**

**【三人转回，身体又被棉被挡着。袁老板突然觉得不对，往下看，原来是老陶】**

【表演工作坊】

陶醉地误摸着他的屁股。他把老陶的手甩掉。三人继续研究棉被。】

你看这龙的眼睛绣得多好？雄壮威武，炯炯有神……再说这个凤的身材那更是没话说，该凹的地方凹，该凸的地方凸，怎么摸怎么舒服……

老陶

我不喜欢！

袁老板、春花

【齐声】我们喜欢哪！

【老陶摔下被子，转身走，露出袁双手环抱着春花的腰。两人发现，立刻放手，装作没事。】

春花

【捡起被子】老陶，你就把这被子收进去吧！

老陶

这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能随便拿……

春花

你给我拿进去吧！

【老陶拿棉被下。袁一旁见地上的药包，捡起来研究。】

袁老板

【不屑的】生孩子靠这个？我去！【一脚将药包踢开】

春花

【甜蜜的】袁！

袁老板

【柔情的】花！我送给你的花呢？

春花

【指花】在那儿！

【二人陶醉的看着花。】

袁老板、春花

【陶醉的、齐声】噢！

春花

【忽然清醒】你别管花，你赶快走，他已经怀疑了！

袁老板

【夸张的文艺英雄式的】不！我不能再等了！

春花

【无奈的】可是我们只能等啊！

袁老板

不！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你带走，【抱起春花】离开这个【无意的喷口水】破地方，离开这个破日子！

春花

【绝望的，边抹脸】不可能！我们能【反喷回去】去哪儿呀？

袁老板

去哪儿都【反喷回去】不重要！只要我们俩真心相爱，【把春花放下，踩一脚】哪怕是到了天涯海角【望着远方】，都是我们自己的园地！

春花

【跟着陶醉】噢！【梦醒】可是……可是……

袁老板

【英雄式的，但手肘打到春花的头】不要再「可是」了！【带着春往前走两步】我——有一个伟大的抱负！【指前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已经看见了我们绵延不绝的子孙，在那儿手牵着手，肩并着肩，一个个只有【食指和拇指比出一点点长度】这么大。

春花

【原陶醉，忽感怀疑】为什么只有【比】这么大？

袁老板

因为远嘛。【和春花互看】

春花

【陶醉】噢！

春花

真有这样的地方吗？

【表演工作坊】

袁老板 只要妳我共同期盼……

春花 【指里面的陶】可是他……

袁老板 放心！有我……【又把春花抱起，很吃力的】在！！

袁老板、春花 【陶醉地、齐声】噢！

【从房间里传出陶的声音。】

老陶 【声音】活逮了！

袁老板、春花 哇!!!

【两人大吃一惊，努力分开，但一直缠绵在一起。】

老陶 【声音】不要脸的东西！

【两人迅速分开，不小心相撞，正好成一性姿势。】

袁老板、春花 哇!!!

老陶 【声音】往哪儿逃啊你们臭东西！

【两人努力挣脱彼此，不小心又正好成另一性姿势。】

袁老板、春花 哇!!!

老陶 【声音】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我踩死你个臭蟑螂！

【老陶上，到处打地上。两人迅速分开，不小心相撞，又成一性姿势。】

袁老板、春花 哇!!!【迅速分开】喔！蟑螂！打！打

【两人分开，到处假装找蟑螂。老陶研究地上。袁老板不小心从背后撞到他，又成一性姿势。两人安静地分开。春花、袁老板到处闲逛。】

老陶 两位！咱们家就这么一丁点大，没什么好逛的吧？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聊聊！

春花 对！来来来，大家坐。喝酒！喝酒！

老陶 袁老板，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来除了送我……们一床棉被之外，还有什么事，坐下来直说吧！

袁老板 好！

【春花取酒杯，三人坐下。以下过程中，老陶试图开酒瓶，还是打不开，顺手放下，春花却轻易的打开，老陶惊，春花给袁倒酒，又给自己倒了，自然没给陶倒，又盖上了酒瓶，老陶还是空杯。】

老陶 如果是要房租的事……

袁老板 房租我就暂且不谈了，每个月收你这么一点房租，讲出去给人家知道怪不好意思的。不过我正想跟你谈谈打鱼的事。我说老陶啊，最近，

【表演工作坊】

老陶 你的鱼打得是愈来愈小。打渔的事先不提了，咱们先干一杯！请！  
【望着手中的空杯】我这……

【袁老板和春花一口干尽，老陶苦着。】

袁老板 哎呀！  
春花 哎呀！  
袁老板 【赞叹】好酒！  
春花 【赞叹】好酒！  
老陶 【失落】没酒！……

袁老板 我说老陶，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别人打的鱼随随便便都这么大，你打的鱼这么……

春花 小！  
袁老板 二、三十个人都把打的鱼交给我卖，我为什么单单照顾你一个？

【春花又开酒瓶倒酒给袁老板和自己。】

老陶 【紧张的注意酒瓶的动向】袁老板，这么多年您照顾我们生活，我很感激您，可是打渔这件事情是靠天吃饭，不完全靠本事……

【春花正要盖上瓶盖，老陶边说话边突然实时一手挡住瓶口。以下过程中，老陶将酒瓶举起，准备替自己倒酒，袁把杯子递上去，陶自然的倒了一杯给他，又帮春花倒一杯。】

【得意的】……多少也靠一点运气，是不是？我也想打大鱼，谁不想打大鱼啊……每天出门我都打大鱼，可是我没办法……

【老陶边说话，不知不觉放下酒瓶，春花顺手盖上瓶塞。】

【望着酒瓶，无奈地】……我打不到哇！

袁老板 老陶哇，打大鱼的方法很多，咱们先不谈，再干一杯！  
春花 再干一杯！

【袁和春花又是一饮而尽。老陶跟着做喝的动作。】

袁老板 【抹抹嘴】痛快！  
春花 真痛快！  
老陶 真痛苦！  
袁老板 老陶，做人要努力，要有理想，想得到什么，你就闯进去把他硬抢过来，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

老陶 【看着左右二人】我……  
袁老板 【指远方】上游有大鱼，你为什么不到上游去看看呢？

【表演工作坊】

【停顿。】

老陶 袁老板，您这么说话就太那个了！谁不知道上游有大鱼？可是上游也有个急流啊，我的船就那么一丁点大，去嘛，去嘛！我一碰到那个急流我就回不来了！

春花 你要是有点本事，往上游去打打看！

【老陶盯着春花看。】

老陶 好！我现在就到上游去，最好一去就不要回来！就死在那儿好了！

【老陶往外冲，停住，发现没人理他。沉默。回坐。】

好了，说正经的。袁老板，咱们谁也别装蒜。「鼓不打不响，灯不点不亮！」这屋子底下，就咱们三个人！

春花 就咱们三个人！

老陶 没什么好隐瞒的！

袁老板 没什么好隐瞒的！

老陶 把话说明白！

春花 明明白白！

三人 【同拍桌子，齐声】好！……

袁老板、春花 【指陶、齐声】……你说！

老陶 【心虚】为什么是我……【又硬豪气】……说就说吧！

袁老板、春花 【齐声】好！

老陶 我这个人【二人期待】……是不大会说话。【二人泄气】我只能打个比方来描写我现在的心情。

春花 【不耐烦】说！

老陶 好……好比……在一个深夜的夜晚……

袁老板 【突然打断】「深夜」就是「夜晚」!! 请不要重复！

春花 这人怎么这么啰唆啊？

老陶 【受挫，继续叙述】……太阳在傍晚的黄昏中已然下山了……

春花 【又打断】「傍晚」就是「黄昏」!!

袁老板 行不行呀？

老陶 【受挫，继续叙述】……月亮……被漆黑的乌云挡住了。

袁老板 【再次打断】乌云它本来就漆黑!!

春花 会不会造句啊？！

老陶 ……所以，这月亮……

袁老板、春花 【凶】怎么样？！

老陶 ……就下去了。

【老陶泄气的坐下。】

【表演工作坊】

袁老板、春花      **【齐声】** 哎呀！  
春花                哎呀！老陶！你说了半天那个什么，你到底说了什么？  
老陶                我说了半天那个什么还不够那个什么？！  
春花                怎么可能那个什么呢？  
袁老板             老陶，你说了半天这个这个那个那个的，你干脆把话直接说出来不就那个什么了？  
  
老陶                直接把话说出来不就太那个什么了嘛！**【坐】**  
春花                你要是不说，不是更那个什么吗？  
袁老板             **【站，豪气】**老陶，你这个这个话说得不清楚，还是我来说好了！  
春花                对，让他说！  
老陶                好！你说！  
袁老板             **【指老陶】**我说你呀！……  
老陶                我怎么……？  
袁老板             你这个这个这个 **【找词】**……  
老陶                **【站、指自己】**我哪个哪个哪个……？？  
袁老板             对她对她对她……  
老陶                ……哪个她哪个她……？？  
袁老板             你对她……不太那个什么吧！  
老陶                **【想一想，指自己】**好，就算我对 **【指春花】**她是这个这个……什么了点，但是我对她再这个什么，**【指春花和自己】**那是我们之间的一个什么！……啊？  
  
袁老板             啊？  
春花                啊？  
老陶                可是 **【指袁】**你这个这个这个……  
袁老板             **【指自己】**我哪个哪个哪个……？？  
老陶                ……你这个这个……  
袁老板             ……我哪个哪个……？？  
老陶                ……你这个这个这个，又算什么呢？  
袁老板             **【想一想】**好！我这个这个不算什么！好不好？**【指陶】**可是你这个这个这个……  
  
老陶                **【指自己】**我哪个哪个哪个……？？  
袁老板             当初！  
老陶                我哪个当初？  
袁老板             最当初！  
老陶                最当初……  
春花                最当初……

【表演工作坊】

老陶                   **【冷静的】** 我们都不算什么。

**【三人到这个结论，欲哭无泪，坐下。沉默。】**

                          这样好了，简单点，我去死好了。

袁老板               **【打嗝】** 呵——！**【音似「好」】**

老陶                   **【看着袁】** 就当我没听到。袁老板，我是说我去死好不好？

袁老板               **【再打嗝】** 呵——！

**【停顿。】**

老陶                   袁老板，你要说「好」就直接说出来！有屁快放，有痰就快吐！不要在那边呵！呵！呵！

春花                   **【面无表情，打嗝】** 呵！

**【停顿。陶不敢相信。】**

老陶                   **【爆发】** 那我去死嘛！那我就去死！我死我死我死！

**【老陶开始用夸张的动作勒自己的脖子。】**

春花                   你这是干什么？说你这么两句就要死要死的！

**【边说边抓着老陶的手臂，但老陶坚持地勒住自己的脖子。】**

老陶                   我死了你多开心啊！

春花                   **【放弃，爆】** 好！那我去死好了！我死好了！**【用夸张的动作，捏鼻子搥嘴，憋气】** 我死！我死！我死！

老陶                   **【边勒自己的脖子】** 妳死？你舍得了妳那口子人吗？

袁老板               **【好心劝架】** 不要这样……**【听懂了，爆】** 好！搞了半天，是在说我，是不是？！要我死是不是？！好，那我就去死嘛！

**【袁抽下自己腰带绕着脖子，用夸张的动作勒住自己。】**

三人                   我死！我死！我死！……

**【三人各站舞台左、中、右，拚命做出夸张的自杀动作并同时尖叫。】**

袁老板、春花       我死！我死！我死！啊！……

三人                   我死！我死！我死！……

袁老板、春花       **【又划拳】** 我死！我死！我死！啊——！

春花                   **【大喊一声，三人停止动作】** 哎……呀！

**【三人一同做功夫「十三响」，整齐同步拍打自己的肩、手、臂、胸、头、腿、脚，同时飞腿落地，三人一同向观众一揖，摆定漂亮的姿势。】**

三人                   **【齐声】** 死！

**【灯立即暗。】**

伍

【暗中传出老陶高唱着渔夫划船的歌谣。】

老陶

【唱】嘿……嘿……哟……！

【灯光亮，老陶手上握着桨，站在一个小布幕前。幕上画有鲜艳的河景。老陶用哑剧动作，自左到右，配合桨和双腿，做「划船」状。】

【唱】嘿……嘿……哟……！【庄严的念白】「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停顿，无奈】我是夫妻失和，家庭破碎，愤世嫉俗，情绪失调！我就往上游去死吧！【「划」下，唱】嘿……嘿……哟……！我……去……死……啰……！去去去去……

【老陶继续「划」，布幕画面变化。】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忘了！忘了好！什么「春花」，忘了！什么「袁老板」，忘了！【望着前方】咦？这里不是应该有急流吗？不管，往前再说，嘿……嘿……【突然见到侧台《暗恋》组人员，大惊】导演！他们又来了！

【灯光大亮。《暗恋》导演、演员上。老陶泄气的停下来。《暗恋》导演拿着一份公文夹，冲着老陶说话。】

《暗恋》导演 你看！我有场租租约！  
饰「老陶」的演员 【泄气的回头大叫】他们有场租租约！  
《暗恋》导演 今天晚上这个场地是我的！

【饰演「袁老板」的演员边打手机，边冲上台来。】

饰「老陶」的演员 【对饰「袁老板」的演员】我跟你说过我排戏不能受干扰！  
《暗恋》导演 【对饰「袁老板」的演员】这是我的场租租约，你看！  
饰「袁老板」的演员 场租租约谁没有？我有一点事情要马上解决，等一再跟你谈。

【叫自己的人】顺子！顺子！麻烦你来一下！  
《暗恋》导演 老弟，你是故意给我麻烦，是不是？我这个戏很严肃，是我一生的结晶，你不要给我惹麻烦！

饰「袁老板」的演员 【根本没心理他】顺子！你来一下！  
饰「老陶」的演员 【插进来辩论】我们寻找《桃花源》也是很严肃的事情！  
饰「袁老板」的演员 【不耐烦了】顺子！麻烦你来一下好不好？

【顺子上，从袁的背后走来。】

顺子，我们《桃花源》那一块主要布景到哪里去了？  
顺子 你说画桃花树的那块布景？已经装上卡车了！  
饰「袁老板」的演员 装上车了？那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到呢？

【表演工作坊】

顺子 你是说——到这里？  
饰「袁老板」的演员 【顿】不然你以为它该到那里呢？  
顺子 廊坊。（视情形改）  
饰「袁老板」的演员 【努力平静】我请问你……它为什么要到廊坊？去？  
顺子 老板，你不是说廊坊后天要演一场吗？  
《暗恋》导演 老弟，你有了问题？  
饰「袁老板」的演员 我没有问题！【回头、憋气】顺子，你记得我们后天要在廊坊演一场，我很欣慰，可是，我再请问你，我们是否应该明天在北京先演呢？  
顺子 【想一想】是！  
饰「袁老板」的演员 是？  
顺子 是！  
饰「袁老板」的演员 是！  
《暗恋》导演 老弟，我不管了，我要排戏！上道具了！  
《暗恋》组员 上道具了！

【台上众人往外移动。饰「袁老板」的演员和顺子仍不动。】

饰「袁老板」的演员 【接近爆炸边缘】现在是不是该有人赶快去把装幕的卡车拦下来？  
顺子 是！  
饰「袁老板」的演员 好！那我一个人去拦好不好？！  
顺子 【清喉咙】呵——！【音似「好」】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跟谁学的？我一个人冲到六环上去拦那个9米6乘2米4的20轮大卡车好不好？！  
顺子 老板，那你让我上来干什么？  
饰「袁老板」的演员 【快疯了】我也不知道让你上来干什么！搞什么飞机呀！

【饰演「袁老板」的演员从后门冲下。】

顺子 飞机？老板，去廊坊不用坐飞机呀……【下】  
【《暗》组乘《桃》组混乱的时候已将《桃》组的桌、椅搬下，《暗恋》下一场戏的病床，点滴架、轮椅等安置妥当，台上成为医院病房。陌生女子也晃到台上看。】

《暗恋》导演 来，我们争取时间！我们准备排「病房」那一场！【对导演助理】投影准备好了吗？  
导演助理 准备好了，老师。【向侧台叫】投影！投影！

【投影出现一张江滨柳、江太太和他们独生小孩的相片，时间约1980年，江滨柳接近五十岁、江太太三十余，小孩约十岁。】

《暗恋》导演 不是这一张！我们直接来「寻人启事」那一场，不是这一张！  
导演助理 【向侧台叫，说两句日文】等一下！老师，我感觉先放这张比较好。因

【表演工作坊】

为这张全家福会让观众先看到蒋（江）先生后来在台湾的状态。

《暗恋》导演 【严厉的】他姓江好不好！先看到后来干什么？  
导演助理 老师，我以前在日本学习的时候，很多著名的导演都会让人先看到后来这样的道理……

《暗恋》导演 你可以回日本了！  
导演助理 老师，我一定会努力的！  
《暗恋》导演 【叹气】布景准备好了吗？  
导演助理 好了！  
《暗恋》导演 怎么没有门呢？！  
导演助理 老师对不起，我马上去找门！

【助理强忍泪水，自责地边说一串日语边回头鞠躬道歉，下。】

《暗恋》导演 我年轻的时候打日本鬼子，现在老了还要被日本学生缠着！我作了什么孽啊！哎……

【投影自动变成《联合报》报头下的「寻人启事」，上登了云之凡已黄旧的1948年相片。】

对了！就这一张，我们准备开始！

【台上的陌生女子突然走向《暗恋》导演。】

陌生女子 对不起，你有没有看到刘子骥？  
《暗恋》导演 谁？  
陌生女子 刘子骥。他跟我约好在这里见面。

【导演正要走，陌生女子急迫的追上来。】

《暗恋》导演 【迷惑的】你在说什么？刘什么？  
陌生女子 刘子骥。【突然激动】我一定要见到他！他说好要来把事情说清楚的！

【《暗恋》导演不知怎么办好，顺子正好晃上台来。】

《暗恋》导演 【对顺子】喂，小弟！这位小姐大概是找你！

【《暗恋》导演顺势把陌生女子往顺子的方向送过去。】

顺子 【惊奇】找我？  
陌生女子 【对顺子】我要找刘子骥！  
顺子 【边带她下去边问】谁？  
陌生女子 刘子骥。  
顺子 刘子骥？他姓什么？

【两人下。】

《暗恋》导演 【见他们走了】好了，就位就位！

【《暗恋》组就位。灯光变化。】

陆

【1990 前后台北一间医院的病房。病床、点滴架、一张轮椅、一个床头柜，上摆电话、手提 CD 音响。面对病床有一张椅子。床背后有一悬吊的百叶窗；左舞台是病房门的位置，暂时空的；旁边有一个衣架，上面挂着一件长袍；舞台中间空中悬挂着一个大时钟。后方投影幕上亮起报纸「寻人启事」的投灯片。】

【江滨柳坐在病床上静静的看报纸。他已经年老，画了老妆，头发已白，身体憔悴。他穿着病人的睡衣，围着一条围巾。】

【护士开门上。她年轻、活泼，从护校毕业不久，手上拿着一份《联合报》，还有水杯跟药。】

护 士 睡得好不好？

【护士走近病床，准备递上手上的报纸，发现江已有。】

你已经有报纸了？

【护士把自己的报纸放在口袋，准备药物。】

来，江先生，时间到了。【递药给江】

江滨柳 【声音比前一场缓慢、憔悴】怎么又是这种红色的药丸子？

【护士把轮椅推来靠近床边。】

护 士 【充满朝气】今天天气不错，我们起来坐一坐！

【护士辛苦的把江扶到轮椅上。】

江滨柳 每次吃这种红色的药丸，小便都变成红色。

【护士将轮椅推到舞台前方。】

护 士 这个药吃了对你有帮助。【望着前方窗外】今天天气真好。

【护士从口袋拿出那份她带进来的报纸，偷看着头版。】

江滨柳 今天的太阳还真不错。

护 士 江先生，这个「寻人启事」真的是你登的？

【江直望前方。】

【兴奋】真的！我第一次认识会登「寻人启事」的人耶！【念报纸】「云之凡：自从上海一别，至今已四十余年，近来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表演工作坊】

【对江】你好无聊喔！在报纸上写这个干什么？【又念】「……自友人处得知你早已来台。盼见报后，速来与我晤面。长庚医院一一二〇病房，江滨柳。」【兴奋的】她是你什么人，跟我说好不好？

江滨柳 【指自己身上的围巾】妳看这围巾……四八年，在上海，她亲手织的，到如今我还戴在身上……

护 士 哇！是古董呀！那你们一定不是普通关系，对不对？【江不语】怎么回事？讲给我听嘛！

【江不语。护士对他撒娇。】

江滨柳 妳今年几岁？

护 士 十八啊。

江滨柳 【摇头】跟妳说了也不会懂的。

护 士 【揉着江的肩膀】你说说看！说嘛！我会懂的！

江滨柳 【慢慢叙述】四八年夏天……我们两个人在上海认识。那个夏天，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夏天。到了十月，她要回昆明老家，我们在上海公园中分手。原以为只是小别几个月，就可以再相聚，没想到就一辈子没碰到面了……

护 士 你们不是很要好吗？怎么会让她跑掉？

江滨柳 「跑掉」？【摇头】妳没办法懂，在那个时代里……人在里头好小。哪像现在这种小时代里，这人……他就更小了。

护 士 那你这四十多年一直都在想她呀！

江滨柳 有的事情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护 士 谁说的？像我……我那个男朋友小陈……你见过的嘛！

江滨柳 他怎么了？

护 士 我们前几个礼拜分手了，这两天我努力的在想他的脸长的什么样子……可是我都想不起来耶！

【江沉默下来。】

江滨柳 那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到今天才要找她呢？

护 士 我一直以为她在大陆上，生病之后，大陆开放了，我也回不去了。终于决定……打听看看，我就托一个老乡——老韩——回到她老家去打听……

护 士 就是常来看你的韩先生？

江滨柳 原来一九四九年她就已经出来了！我都不知道！她可能一直都在这儿！

护 士 什么啊？你的意思是说她一直都在台湾？

江滨柳 不知道。只知道她当年出来了。人现在在哪，还在不在，都不知道。

护 士 那江太太知不知道这件事？

【表演工作坊】

【江不语。】

江滨柳 那你登那么大一个广告，在「联合报」三个大字下面，你花了多少钱？  
护 士 你说她看到报纸会不会来？

【不由自主的摇头】这么多年了……【硬改变态度】会啦会啦！我想她一定会来！这样才够意思嘛，对不对？

【江太太提着包包和花进来。两人顿时都停下来，回头看。她是年约五十的家庭主妇，穿着整齐。】

江太太 【掩饰着报纸】早哇，江太太！  
护 士 早。  
江太太 又有新的花？【一边接过花。】  
护 士 耶。睡得好不好？

【江没有反应。护士将报纸藏在椅子上的被子下。】

护 士 还好。

【护士拿花时发现另一份《联合报》在桌上，连忙同花一起拿下。江太太推轮椅。】

江太太 我推你回床上去。  
江滨柳 再晒一会。  
江太太 太阳都晒进来了，回头你又要说你头昏什么的。

【江太太将扶江回床上，动作费力。护士上，拿着一盆热水。】

江滨柳 【喃喃抱怨着】老躺，老躺，整个人身子都躺硬了……  
江太太 我刚刚有回家，听了电话录音，阿舅跟舅妈打来，说是想从屏东过来看看你。

江滨柳 不要来了……叫他不用来了！

江太太 人家是一番人情好意……

江滨柳 叫他不用来了，来干什么？大眼瞪小眼的，眼看着就没救了，还来干什么？

【护士下。江太太开始帮江滨柳擦身体。】

江太太 【略带责备】你哟！你哟！你就是这样子。你说这些干什么？你如果说了会高兴，你就多说一点好了！【擦着江的手脚】昨天儿子打电话来说他放心不下，想回来看看你，我是跟他讲，你爸爸最希望的就是你拿到学位，你学位不是快拿到了吗？等拿到了再说。你说我这样说好不好？

【表演工作坊】

【江闭着眼不语。沉默。】

听说……【慢慢的问】韩大哥回来了。

【江闭眼不语。似乎是睡着了。沉默。】

护士

【化解尴尬】对！韩先生来过几次，刚好妳都不在。

江太太

哦，你知道他哦。他好像常常跑大陆。说以前不能回去，现在可以回去，就补偿补偿。有什么好补偿的，还不就是去大吃一顿！有什么好吃的？什么大闸蟹的，台湾又不是吃不到。

【停顿。】

不知道……上海以前是个什么样子？

【江没有反应。护士跟江太太互看一眼，护士笑了一下。】

江太太

【转回主题】王小姐，妳有没有发现江先生最近好像有很多心事？

护士

好像是啦。【顿】可是病人都是这样子的嘛！

【沉默。江太太走向椅子。】

江太太

王小姐……

护士

【紧张】啊？

江太太

【移动椅子上的被子】妳有没有看到今天的《联合报》？

护士

啊？！

【报纸掉到地上，被江太太发现。尴尬的沉默。】

江太太……江先生人真的很好！

江太太

是啊，他一直是这个样子，没事就喜欢自己泡一杯茶，我泡的他还不要呢，然后就自己拿着那杯茶去房间里坐着。【台语】反正到后来谁都不敢过去，连小孩也不敢过去吵他，我就不懂一个人心里我就是不懂一个人心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心事可以想？

【江太太见床头柜上的一张 CD。】

王小姐，这是韩先生带来的吗？

护士

不是，是我帮他买的。

江太太

喔。

【江太太放 CD。传出四〇年代上海流行歌曲的声音，周璇的「许我向你看」。灯光变化。】

周璇歌声

「许我向你看，向你看，多看一眼，

我苦守着一个共同的信念，  
今天才回到我的面前。  
许我向你看看，向你看看，多看一眼，  
我渡过了多少寂寞的春天  
今天才伴在我的身边……」

【江滨柳在床上睁眼，彷彿在梦中。江太太、护士静静的各自掉进各自的思绪中，呈静态，时间好像停止了。】

【美丽的云之凡出现在病床后方，还是四十年前的样子。江、云互看一眼。云飘逸的横过整个病房，出。】

【江缓缓从床上起身，到衣架旁，换上长袍，从抽屉取出一大公文袋，走向病房门，下。江太太望着窗外；病床已经空了。】

护 士 江太太，你们结婚多久了？  
江太太 好久了！从一九七一年我们结婚，就从屏东搬到台北来了……  
护 士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江太太 我们是相亲。好土，喔？

【上海公园中的秋千与街灯出现在左舞台；云之凡在秋千边。】

护 士 不会啦，你们那时候相亲是什么样子？  
江太太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在冰果室。  
护 士 「冰果室」？你是说吃刨冰的地方？  
江太太 哎呀，你不要嫌，那时候冰果室可是最高级的。  
护 士 啊！真的？

【江哼着「追寻」一曲，走到秋千边。他回到四八年的情景，但他已经是个老人了。年轻的云之凡坐在秋千上，仍然美丽，彷彿永远是这么美丽。病房的现实，梦幻的回忆，同时出现在舞台左右。】

江滨柳 【唱】「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

江太太 真的，我家来了一大堆亲戚，你所有想得到的阿姑、阿婶、三叔公都来。他喔，他就是一个人。那天，大家在聊天，我就觉得他一个人从大陆来到台湾，这样孤家寡人一个，也是满可怜的。

护 士 相亲的时候江先生就一个人去？  
江太太 那个时候很少吃过冰淇淋。  
护 士 真的？  
江太太 他就请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吃冰淇淋，大家是夸得不得了，说这个人好，这个人慷慨，这件亲事就这样嘻嘻哈哈谈成了！

云之凡 【秋千上，望着周遭的景致，词与第一场一样】好安静……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安静的上海……

**【以下对话左右穿插进行，两个时空互不侵犯。】**

江太太 我们以前住在景美的时候，卧房窗外有一棵树。  
云之凡 ……感觉上，整个上海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江太太 其实这些年他对我也很好，对小孩子更好，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江滨柳 **【哼】**「……一片深情紧紧锁着我的心……」  
云之凡 刚刚那一场雨下得真舒服。空气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

**【江、云望着眼前水里的灯。】**

江太太 ……我们背景实在太不一样！  
云之凡 **【向前指】**滨柳，你看那水里的灯——好像……  
江太太 **【台语】**那时我做的料理他不喜欢吃，他喜欢吃的我又做不来……  
江滨柳 好像梦中的景象。  
江太太 **【台语】**他从来都不跟我的朋友说话。  
云之凡 好像一切都停止了。  
江太太 **【台语】**不然能怎么办要？小孩也就这样子养大了。  
江滨柳 一切是都停止了。

**【沉默。】**

**【病房电话铃响。江太太接电话。】**

江太太 喂？…… **【台语】**是你喔……  
云之凡 天气真的变凉了。  
江太太 最近好一点，可是痛起来还是很厉害……

**【江在秋千边疏离了，望着病床旁的江太太。】**

云之凡 这个夏天我过得好开心，想想前两年打仗的时候，怎么样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这么好的日子。  
江太太 **【电话上】**……有啦，最近有在试新的药，中西药都有在试，是最新的……  
云之凡 你看，到处都充满了希望……就像我们两个一样，你说对不对？

**【江望着不同时空的江太太。】**

江太太 **【电话上】**路途那么遥远，不要来啦……  
云之凡 你怎么了？  
江太太 我有问医生……  
云之凡 我在跟你说话……

【表演工作坊】

江太太                   ……医生有说……最多三个月……

云之凡                   ……你有心事？

江太太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很好，我会照顾我自己……谢谢……谢谢……

**【江太太挂电话。江回神，看云，掏出纸袋中的信。】**

江滨柳                   **【字越来越难脱口】**之凡，我……已经写好一迭信给你……

**【云惊讶。江拿信给云，很多很多信。】**

                              我写好了好几年的信给你……好多好多年……

云之凡                   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你怎么都没寄？我不要！

江滨柳                   这根本不是我能作主的，这里头有很多我们的理想，很多的想法……

                              我要当面交给你。

云之凡                   想法？你有想法你就做！滨柳，新中国就是被你这种人给拖垮了！你还看不清楚？……

**【云把信往空中一丢，信散开洒了一地，梦幻般地往上舞台走。】**

**【江弯腰欲捡信，灯光渐暗。】**

柒

**【灯光亮。《暗恋》导演坐在秋千上沈思。饰「江滨柳」的演员在拍照发微博，其他演员以不同姿态在周边等。助理在一旁端茶给导演。】**

导演助理                老师……

**【《暗恋》导演没喝。陌生女子拿着一个小路灯，坐到病床上。】**

《暗恋》导演            江滨柳，你要我怎么跟你说？你不能让她这个样子对你啊……

饰「江滨柳」的演员    导演，我是不能让她这个样子对我？可剧本写的就是这样！

**【《暗恋》导演沮丧。】**

导演助理                老师的意思是……

《暗恋》导演            江滨柳啊，【咬牙切齿指饰「江」的演员】你根本不是江滨柳！

饰「江滨柳」的演员    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江滨柳。

导演助理                安静，老师在教戏！

《暗恋》导演            **【对饰「云」的演员】**而妳……妳也不是云之凡！云之凡是一朵白色的山茶花，一朵在夜空中开放的……最美丽，**【陶醉】**最动人的白色的山茶花！

饰「云之凡」的演员    导演，你老是说「白色的山茶花」，那很难演耶！

饰「江滨柳」的演员    「世纪的孤儿」也很难演！

【表演工作坊】

《暗恋》导演 【指饰江太太的演员】 还有你！江太太！你那台湾话也太差了！

饰「江太太」的演员 导演，我的台湾话可都是你教我的啊。

《暗恋》导演 不是！你根本不是！你就是不对！

饰「江太太」的演员 我怎么不对？

《暗恋》导演 你就是不对！

饰「江太太」的演员 我哪里不对？

《暗恋》导演 你长得不对！你根本就不像一个台湾太太，你根本就是一个北京大妞！

饰「江太太」的演员 【北京话】我本来就是北京妞啊！不，导演您这挤兑谁呢，您要觉得我长得寒碜，您找一个长得像台湾太太的，您找林志玲去啊！

【停顿。助理安慰导演。】

《暗恋》导演 我想你们是演不出来的。可是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饰「云之凡」的演员 导演，我知道这是你的故事。

《暗恋》导演 部分。

饰「云之凡」的演员 大部分。

饰「江滨柳」的演员 绝大部分。

饰「云之凡」的演员 【示意演江滨柳的演员先别说话，拉着导演的手】可是导演，你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搞清楚，是「我」在「演」「云之凡」——我是我，她是她！我永远不可能成为真的「云之凡」，云之凡也不可能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饰「春花」的演员边打着手机边横越舞台。《桃》组人员陆续走上台来。《暗恋》导演已经无法工作下去。】

饰「春花」的演员 【对手机】喂……？怎么不可能？我给你已经涨到三万——平米了……

饰「江滨柳」的演员 小姐，你能不能别在这说房价，讨论房价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饰「春花」的演员 我这有套房子，靠五环，学区房，南北通透，2018通地铁！有没有兴趣？

饰「云之凡」的演员 你看，每一次演到这里就卡住了，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饰「袁老板」的演员上，乘机插话。】

饰「袁老板」的演员 对不起，我们布景到了，我们要排戏。

导演助理 我们在排戏！老师正在教戏！

饰「袁老板」的演员 【指《暗恋》导演】你看他那个样子还教的下去吗？

饰「云之凡」的演员 【对导演】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好了。

饰「江滨柳」的演员 又休息呀？……

饰「云之凡」的演员 【对江】你看他这个样子……

【表演工作坊】

饰「云之凡」的演员 【对导演】导演，我请你喝杯咖啡，好不好？放松一下再来谈这些事。

【饰「云」的演员拉起垂头丧气的导演，下。助理跟在后。】

饰「袁老板」的演员 对对对，咖啡尽量多喝几杯，最好是休息到天亮喔。

【《桃花源》剧组乘机大动起来。饰「春花」的演员又上台。】

【对饰「江」的演员】谢谢你了，老头！【对饰「护士」的演员】谢谢你，护士小姐！【对饰「江太太」的演员】谢谢你，哦这位……

饰「春花」的演员 【告知】江太太。

饰「袁老板」的演员 江太太！

【饰「江太太」的演员瞪饰「袁老板」的演员一眼，下。饰「袁老板」的演员开始指挥《桃》组。】

来来来，赶快把布景吊起来！

饰「老陶」的演员 吊起来！

饰「袁老板」的演员 【对饰「老陶」的演员】差一点！好危险！还好，咱们首都国际大都市，二环三环四环全堵上了，要不然的话，顺子会把这布景送到廊坊去了！！

饰「老陶」的演员 他们导演没事吧？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管他们导演干什么！我们快来不及啦！来，抓紧抓紧，吊起来！

【《桃》组人员开始搬进一块卷着的大布景。吊竿上下，技术人员调灯、绑幕。在忙碌中，陌生女子站在小路灯旁，自言自语。】

陌生女子 ……那一天……在南阳街……在街灯下……下着毛毛雨……

饰「袁老板」的演员 顺子！

陌生女子 【自语】……我跟他约好了去吃酸辣面……

饰「江太太」的演员 【对饰「江」的演员，不解状】我们怎么啦？不排啦？

饰「江滨柳」的演员 【无奈】怎么排呢？

陌生女子 【自语】……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种酸酸辣辣的滋味。

【《桃》组工作人员把秋千推下。】

饰「江滨柳」的演员 喂！你在干什么！小心点！【跟着秋千下】

饰「袁老板」的演员 【看着工作人员搬秋千】帮帮忙好不好？【不经意的对陌生女子，以为是饰「春花」的演员】你看！连秋千都搬上台了！真是天才……

陌生女子 【严肃的对饰「陶」的演员】我要找刘子骥。

【停顿。饰「袁老板」的演员发现陌生女子在跟他说话。】

【表演工作坊】

饰「袁老板」的演员 好，很好！

**【饰「袁老板」的演员见状况不太对头，转身想走。】**

陌生女子 我告诉你，我很急。

饰「袁老板」的演员 我告诉你，我也很急。

陌生女子 **【突然大声】**他是不是打算跟我避不见面？是不是？你说！你说啊！

饰「袁老板」的演员 **【被吓到】**谁？

陌生女子 刘子骥。

饰「袁老板」的演员 **【四处张望，寻求救援】**他……是这么跟妳说的吗？

陌生女子 **【激动】**他怎么这个样子？怎么这么不负责任？我不管，是他说好今天要带我去！

**【饰「春花」的演员又走过来，被饰「袁老板」的演员抓住。】**

饰「袁老板」的演员 **【对饰「春花」的演员，指陌生女子】**这个女人是从哪里来的？

饰「春花」的演员 **【耳语】**隔壁剧团的吧。

饰「袁老板」的演员 隔壁剧团很复杂哦！怎么什么样的人都有？

陌生女子 **【歇斯底里】**我不管！我今天要把话说清楚！

**【饰「江滨柳」的演员晃上台来欲搬走《暗》组台上剩下的道具轮椅。】**

饰「袁老板」的演员 **【见饰「江」的演员】**喂！老头！**【指陌生女子】**这个女的要找你。

饰「江滨柳」的演员 找我？

饰「春花」的演员 对！你的粉丝！

陌生女子 **【对饰「江」的演员】**你为什么要把他藏起来？你们把他藏在那里？**【激动】**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饰「江滨柳」的演员 小姐，妳先不要急，妳说你找谁？

陌生女子 **【绝望的大喊】**刘子骥～～！

**【陌生女子绝望地抱着饰「江滨柳」的演员。正好顺子上来，见二人抱成一团。顺子恍然大悟。】**

顺子 **【指饰「江」的演员】**喔，原来你就是刘子骥？久仰、久仰！喔，刘先生，刚才有一个很辣的妞在找你！

**【顺子下。】**

饰「江滨柳」的演员 **【拖着陌生女子往台下去】**小妹妹，要找人，到后台来找。

陌生女子 人家已经不是小--妹--妹了

饰「江滨柳」的演员 是，大姐，我看出来了。

【表演工作坊】

【二人下。饰「春」和饰「袁」的演员从侧台走上来，看。】

饰「春花」的演员 那老头看着挺老实的，怎么什么事都干的出来！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不要管他。你看我们这块主布景。【对工作人员】拉起来！  
饰「春花」的演员 拉起来！

【已挂好的《桃》组大布景缓缓升起，一幅美丽的桃花林。整个布景一尺一尺的展露在众人面前。】

饰「袁老板」的演员 【得意的对饰「老陶」的演员】你看好不好？  
饰「春花」的演员 【边欣赏】好！真好！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看！这打上灯光，远看跟绣的一样小倩！小倩这次连夜硬赶出来的。  
饰「春花」的演员 【怀疑】小倩硬赶行吗？  
饰「袁老板」的演员 放心。你看，这如梦如幻的桃花林，你看那饱满的色彩，整个粉色系列一气呵……

【布景忽然在下方出现一大块完全没有画的空白。停顿。二人呆看空白处。】

饰「袁老板」的演员 小倩！你来一下，好不好？！【大叫】小倩！！  
饰「春花」的演员 小倩！  
饰「袁老板」的演员 小倩！过来！！

【绘景师急忙跑上来。】

【指布景上空白的一块，大怒】这一块是怎么搞的？  
绘景师 老板，这不是您要的吗？  
饰「袁老板」的演员 我要这空一块儿干什么？  
绘景师 前几天画布景的时后，顺子说老板您就爱这个味儿！  
饰「袁老板」的演员 顺子说我「就爱这个『味儿』」？  
绘景师 对呀，顺子说您会喜欢这样的一块「留白」。  
饰「袁老板」的演员 【快疯了】「留白」？我还告白呢！小余！你过来！【努力的平静】这样好了。我说什么不重要，好不好？那么，顺子说什么，我们也暂时不考虑！我请你自己判断：【指】这一块东西，你觉得怎么样？  
绘景师 可是……  
饰「袁老板」的演员 【同剧中台词】不要再「可是」了！我明天就要演出了，你现在给我一块这玩意儿，我要不要演呢？你现在给我补满好不好？  
饰「春花」的演员 【打圆场】好了，好了，补起来，补起来。【带绘景师下】

【饰「老陶」的演员上。】

【表演工作坊】

饰「老陶」的演员 我说过了。我排戏不能受干扰！

饰「袁老板」的演员 没有干扰，哪有干扰啊！

**【饰「老陶」的演员下指着「留白」。停顿。】**

那叫留白。

**【停顿。】**

您放心。没事的，绝对没事的！

**【饰「老陶」的演员下；顺子上，搬一棵布景桃树上台，形状刚好跟大布景下方的「留白」形状一样，又下。饰「袁老板」的演员转身，正好看到桃树。】**

饰「袁老板」的演员 啊？！**【指桃树】**小倩！

**【绘景师、饰「春花」的演员又急忙跑上来。】**

**【对绘景师】**这……这又是什么东西？

绘景师 老板，这不也是您要的吗？

饰「袁老板」的演员 我要这么一颗桃树杵在那儿干什么？

绘景师 顺子说您会喜欢这个感觉。

饰「袁老板」的演员 我会喜欢哪个感觉？

绘景师 **【指树和布景】**就是一棵桃树逃出来的感觉。

饰「袁老板」的演员 一棵桃树逃出来……？

饰「春花」的演员 快逃！快逃！

**【春花急速将绘景师带下。】**

饰「袁老板」的演员 **【接近崩溃】**一棵桃树它为什么要逃出来？！你告诉我！**【大怒】**顺子是个什么东西？

**【饰「袁老板」的演员一屁股坐在一直没有被搬下去的《暗恋》轮椅上，向右方侧台大叫。】**

顺子！……

顺子 **【在右舞台，声音】**有！

饰「袁老板」的演员 **【转身，狂吼】**你给我滚得越远越好！

顺子 **【声音】**好！！

饰「袁老板」的演员 「好」？！你他妈还答词？你他妈给我回来！给我滚上来！

**【顺子跑上，听到袁老板的话，就地一滚，滚到袁老板面前挺住。】**

饰「袁老板」的演员 **【手指布景】**什么？**【手指树】**什么？**【手指二者】**什么和什么？

顺子 老板，这叫「蒙太奇」！**【停顿】**老板，你不知道什么叫「蒙太奇」？

【表演工作坊】

我告诉你：蒙太奇是个法国人。【停顿】听说电影就是他发明的。

【停顿。】

饰「袁老板」的演员 这些屁话是谁告诉你的？

顺子 我姐。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姐？你姐他妈的是个屁！

顺子 姐夫，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嘛！【掏出手机拨号】

饰「袁老板」的演员 一棵桃树它为什么要逃出来？？！！……蒙太奇现在是个人了，是不是？

顺子 是个法国人。【讲电话】喂，姐，我姐夫说你是个屁……

【顺子下，饰「袁老板」坐轮椅跟下。河川小布幕上。灯光渐暗。】

捌

【黑暗中，老陶的渔歌声起。】

老陶 嘿——嘿——哟——！！

【灯光渐亮，老陶哑剧动作划船由左至右出来，后方摆着如同第五场的河川风景小布幕。】

嘿——嘿——哟——！！

【接着第五场断掉的地方，重新再演。】

【念白】「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突然疏离】忘了！忘了！忘了好！什么「春花」？——忘了！什么「袁老板」？——忘了！咦？这里不是应该有急流吗？【左看右看，突然大叫】哇！！急流来啦！！

【布幕呈现一个急流的景。老陶用哑剧的方式疯狂的对抗急流。】

咦呀！哇呀！【翻来跳去的，一个大转圈，站定，平静的对观众报告】还有个漩涡呢！【又乱跳，挣扎】

【布幕呈现另一幅鲜艳的河景，两岸都是桃树。老陶继续划。】

好险！过了，过了！【划着，念白】【唱】嘿——嘿——哟——！！我转弯了……

【布幕随着老陶身体的转动而改变视角。】

「忽逢桃花林。」【左顾右盼】「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疏离】这怎么可能呢？【划着】等等！【用哑剧动作抓河边草，闻】哇塞！「芳草鲜

美。」【抬头看到正落下的桃花片】「落英缤纷。」【心情愉快】「复前行！」

【唱】嘿——嘿——哟——!! 我又转回了……

【布幕随着老陶身体的转动而改变视角。】

【念】「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仔细打量】干嘛「髣髴」？根本就没有光！「便舍船！」【想一想】不需要「便」。

【更正】「舍船」!!【用哑剧动作做跳船状，跳到岸上，仍像在船上一样摇晃】都到路地上来了，还晃什么晃？我晕船可以吧。【看山】「山有小口，我「从口入」可以吧？哎呀，好黑好小好挤……

【老陶奋勇的窜进假想的洞去，灯暗。灯亮，老陶躺在布幕前。美丽的乡村景色。老陶醒来，起身。】

【宏亮的报告】「豁然开朗」!

【老陶用哑剧动作原地行走，面对左。景色跟着往右移动。】

【看看景色】也没什么嘛！「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

【用手比喻两个动物相亲嘴】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

【老陶步子暂停。布景也跟着停。老陶注视着他前方，向前用实步走。】

……「悉如外人！」【从左下】

【灯渐暗。】

玖

【暗中传出遥远笛声。】

【灯光渐亮。舞台中央有一口古井，左后及右前方各有一块大石头。迷雾中，在后方的石头上坐着一位身着白袍的女子，背对观众吹笛。上方落下美丽的桃花片。老陶由右上，四下张望。】

老陶

这是什么地方？好大的桃花林！【听笛】风声？水声？好像好遥远，又好像好熟悉……

【老陶在右前方大石上坐下。】

春花一个人在家不知道怎样了？【想一想】唉！不可能是一个人！不提春花，看看桃花！【闲散的逛着】空气中好像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我好像来过这个地方！不可能，武陵没有这种地方！武陵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空气！没有！不可能！【吸空气】太好了!!

【老陶发现笛声的来源，看见后方白袍女子，吓了一跳，然后小心接近。】

【端正的】这位姑娘，您的笛子吹得实在好好听，好美，好纯……

【白袍女子回过头来，竟长得跟春花一模一样。】

……好恐怖！【指】春花！妳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女子受到惊吓，由石头上起立。】

春花！妳怎么会在这里？

白袍女子

【温柔而天真的声音，不像春花】这位大哥，有什么事吗？

老陶

妳叫我「大哥」？妳跟我装什么糊涂？

白袍女子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叫「春花」！

老陶

【开始怀疑自己】怎么可能不是？

白袍女子

我跟您从来没有见过……我看您是累了，【从井里舀一瓢水】来，喝点水吧！【对水】水，谢谢你！

【陶喝水。】

您在找一个人？

老陶

这是什么地方？

白袍女子

桃花源啊！

老陶

【想一想】「『桃』花源」……「桃『花』源」……「桃花『源』」……没有听说过！

【绘景师上，架一个梯子，拿着颜料和刷子，开始补后方桃花林山水画上突兀的白缺块。他专心画画，不受台上任何事的影响。】

白袍女子

您是来做什么的？

老陶

【脾气暴躁】我是打渔的！【大男子气魄】我是来打大鱼的！！

白袍女子

您刚才是不是在找一个叫「春花」的人？

老陶

【突然】不要提春花！

白袍女子

我可不可以帮您忙？

老陶

妳能帮什么忙？

白袍女子

帮您找她。

老陶

【指白袍女子】你帮【指自己】我找【指白袍女子】她？

白袍女子

她是您什么人？

老陶

她是我老婆！

白袍女子

您老婆怎么了？

老陶

【暴躁】不要再提我老婆！

白袍女子

您老婆怎么一回事？

【表演工作坊】

老陶                   **【怒】不要提我老婆！**  
白袍女子               为什么不能提您老婆？  
老陶                   因为我老婆偷人！**【立刻自责，打自己耳光】**啊呀！  
白袍女子               **【体贴的】**这位大哥，**【不经意的擦自己的衣服】**请问，什么叫偷人？  
老陶                   **【崩溃】**啊！！……  
  
                          **【老陶欲踩地，白袍女子制止他，老陶脚悬空。】**  
  
白袍女子               轻一点！小草会疼！  
老陶                   小草？  
白袍女子               来！把事情慢慢说给我听。您打哪里来的？  
老陶                   **【坐回石头上】**武陵。  
  
                          **【白袍女子表示不懂，老陶手一指。】**  
  
外面！  
白袍女子               「武陵」是什么地方？  
老陶                   「武陵」妳都没听说过？  
白袍女子               我从小就生在这里，没离开过。  
老陶                   也没听别人说过？  
白袍女子               他们也都没离开过。  
老陶                   **【不可思议】**你们都没有人出去过？  
白袍女子               去哪呀？  
老陶                   武陵啊！不然去哪儿？  
白袍女子               去武陵干什么？  
老陶                   **【喊】**去武陵干什么干什么？**【欲踩，立刻把脚缩回】**小草会疼……  
白袍女子               武陵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老陶                   武陵……？武陵就是……**【比手画脚，怎么也描绘不清楚】**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武陵……武陵……就是……**【无奈的哀号】**武陵……！！  
白袍女子               **【无法明白】**这位大哥，您老婆……  
  
                          **【老陶做出警告之手势。】**  
  
我只是想问一下您老婆在武陵……  
  
                          **【老陶再次做出警告之手势。】**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您老婆在武陵偷什么人？  
老陶                   **【几近疯狂】**啊……！！**【回过神】**那个人，我说出来妳都不会相信，我画出来妳都没见过这种长相，长得真是难得呀！**【比手画脚】**他长得就像，就像……

【表演工作坊】

【长得跟袁老板一模一样的白袍男子悠闲的从右方出来，手上拿着两个蝴蝶网。】

白袍男子 【指白袍男子，不经意的】……很巧，就像这个样子没错，就是像……  
老陶 【像心脏病发似的捂胸口】啊……!! 袁老板!! 你怎么也来了?  
白袍男子 【跟白袍女子一样柔和而天真的】对不起，我不叫「袁老板」!  
老陶 【笃定】袁老板，你还跟我装糊涂?  
白袍男子 您认错人了，我不叫袁老板!  
白袍女子 【上前安慰】您真的认错人了。  
老陶 你不叫……? 怎么可能……? 你……?  
白袍男子 【对白袍女子】他怎么啦?  
白袍女子 他累了。  
白袍男子 【对陶】累了? 噫! 喝点水吧!  
白袍男、女 【对水】水，谢谢你!

【陶喝水。】

白袍男子 【对白袍女子】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袍女子 他说他是「武陵」来的。  
老陶 【对水说】谢谢啊! 【突然怒，指二人】袁老板! 春花! 你们不要装糊涂! 一个人长得像就算了! 两个人都长得像! 啊? 你们是约好了来的?  
白袍男、女 【齐声，老实的】是，我们是约好来捕迷路的蝴蝶，帮它找回家的路。  
老陶 你……【指白袍男子】你无耻!  
白袍男子 【没听懂】对不起，【指白袍女子】她五尺，我五尺半。  
老陶 下流!  
白袍男子 不好意思，这里是上游!  
老陶 【逼问】那你们怎么来的?  
白袍男子、女 我们是走路来的啊!  
老陶 你们走路来的会比我划船还快?  
白袍女子 对不起，我是先来的!  
白袍男子 我是后到，因为咱们家里有事!  
老陶 【更吃一惊】你们家? 你们都有家了? 你们已经是……【狂吼】那我死好了! 【像第四场一样动作的掐着自己的脖子】我死! 我死! 我死……!

【白袍男、女赶紧过来安抚老陶。】

白袍男、女 【齐声】放轻松，放轻松……

【桃花瓣落下，老陶疯狂的到处奔跑，又像是被催眠，安静下来，成打太极拳的姿势，定住。】

【表演工作坊】

白袍男子           【对白袍女子】他到底怎么回事？  
白袍女子           他大概难过……为了他老婆。  
白袍男子           【对陶】您老婆怎么了？  
老陶                【醒来】我警告你，不要提我老婆！  
  
                      【老陶愤怒的欲踩地，被两人制止。】  
  
白袍女子           等一下！  
老陶                【脚悬空】这儿没草！  
白袍女子           让蚂蚁先过。  
  
                      【老陶跳开；两人趴下看蚂蚁。】  
  
                      加油！  
白袍男子           它长胖了！【对白袍女子】对了，他老婆怎么了？  
白袍女子           【意图小声，但却很大声】他老婆偷人偷人偷人偷人……  
老陶                【狂吼】我死好了！！【用手掌砍杀自己】我死！我死！我死……！！  
白袍男、女        【同前，耐心的劝导】放轻松，放轻松……  
  
                      【桃花瓣落下，老陶疯狂的到处奔跑，又像是被催眠，安静下来，成  
                      做瑜伽的姿势，定住。】  
  
白袍男子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袍女子           噢，我明白了，可能是他打不到大鱼，所以他老婆偷人。  
白袍男子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老陶                【醒来】这怎么会是一回事，这分明就是两件事！这是两件事！这两  
                      件事绝对不可能变成一件事，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件事【两手一合】……  
                      啊就是一件事！【狂吼】那我死我死我死……！  
白袍男、女        放轻松，放轻松……  
  
                      【桃花瓣落下，老陶疯狂的到处奔跑，又像是被催眠，安静下来，成  
                      跳芭蕾舞的姿势，定住。】  
  
老陶                【醒来】你们这个地方真奇怪……你们来这个地方多久了？  
白袍男子、女子    我们一直住在这里。  
老陶                为什么会来到这地方？  
白袍男子           是我们的祖先带我们来的。  
老陶                你们的祖先？  
  
                      【白袍男子展开演说的架势，跟第四场袁老板对春花的演说一样。】  
白袍男子           我们的祖先……有个伟大抱负！「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

【表演工作坊】

境。」他们让我们这些延绵不绝的子孙，手牵着手，肩并着肩……

老陶           【插嘴】你们的祖先是谁？

白袍男子       他们……【一时迷惑】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看过去，他们在那遥远的地平线上，一个个都只有这么大！

老陶           为什么只有这么大？

白袍男子       你看二楼最后一排的观众，不就只有这么大吗！哈哈……！！

**【白袍女子打了白袍男子一下，三人迅速回到排戏的状态。】**

我们不谈这些无谓的问题！我想您大概累了，肚子饿了吧！我让她烧两样小菜，好好的招待您。家里那几条小鱼干还在吗？

白袍女子       在！

老陶           **【倔强】**我不饿！

白袍男子       来嘛！

白袍女子       要是您愿意的话，您可以在我们这儿住下来！

白袍男子       要是您家里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在我们俩家里多住几天，轻松轻松。

**【白袍男女拉着老陶往台下去。】**

老陶           **【爆炸开来】**袁老板！春花！我在你们两个的家住下来，我能轻松吗？

白袍男子       走吧！

老陶           **【叫】**春花——！

白袍女子       **【边拉陶下】**忘掉春花！

老陶           **【哀声大叫】**袁老板——

白袍男子       **【边拉陶下】**忘掉袁老板！

老陶           **【还不死心】**这是什么地方？

白袍男、女     **【齐声】**桃花源。

老陶           「桃花源」？！……

**【三人下，灯暗。】**

拾

**【灯光亮。顺子手里拿着一根缠着布条的杆子，得意的站在舞台前缘，几次甩动都没能把布条从杆子上甩开。袁老板上。】**

顺子           老板，你来得正好，快帮帮忙。不知道谁干的。

**【袁老板帮忙顺子把布条从杆子上解开，上面写着“时间愉悦的过去了……”】**

【表演工作坊】

袁老板 怎么样？老板！不错吧？  
顺子 我写的，当然不错！  
袁老板 跑起来更漂亮。你跑跑看……  
顺子 【刚想转身跑】我跑是吗？啊？  
袁老板 我跑我跑。

【顺子跑。飞扬的布条穿过舞台，轻快的笛声起，灯暗。】

【灯光亮起。台上烟雾弥漫。顺子跑上，挥动手上的竹竿，横越舞台，长布条飘开了，彷彿「时间」就这么「过去了」。白袍男、女舞上，手持补蝶网，姿态优美，往水井挥动网子，已经换上了白袍、惬意微笑的老陶从水井后面出现，手里拿着很小的一个网子。老陶已经变了一个人，没有愤怒、焦虑，快乐的挥动网子，跟着舞动。灯光暗。】

【灯光立刻又亮。三人在舞台上的位置瞬间完全变了。顺子挥动两根杆子，上面挂着蝴蝶，三个人扑蝴蝶，到处舞动。灯光暗。】

【音乐转变为柔和而优美。灯光又亮。三人都蒙上眼睛慢动作捉迷藏，三人表情愉悦。画面中《暗恋》导演和导演助理站在后方、手插着腰瞪着。三人皆未察觉到外人的侵入。灯光暗。】

【灯光立刻又亮。画面中又多了《暗恋》饰「江滨柳」和「云之凡」的演员各站左右，《桃》组三人继续蒙着眼，快乐的玩捉迷藏。灯光暗。】

【灯光立刻又亮。《暗恋》的人到齐，充满舞台，同时陌生女子也在台上。烟雾、笛声如前，《桃》组三人排成一排，手拉着手，蒙着面站在舞台的正中央，陶醉的表情；三人各自将蒙眼的手绢拉开；慢动作的微笑；齐步回颅望着桃花林山水画，只见后头站了一排《暗恋》剧组。三人大惊，灯光突然大亮，笛声的录音带也突然停止。】

《暗恋》导演 我们非要把事情解决不可！  
饰「袁老板」的演员 怎么解决？没有见过这种事情！  
饰「老陶」的演员 把人吓一大跳！

【所有人的情绪已经到爆炸点。】

饰「云之凡」的演员 慢慢说……这件事对我们导演很重要！  
饰「袁老板」的演员 难道这件事对我们不重要吗？  
饰「云之凡」的演员 【耐着性子】我们排了一天了，一直在受到干扰……  
饰「袁老板」的演员 受到干扰不是我们的问题哎！你们去找管理员嘛！有没有人去  
找？  
饰「老陶」的演员 有。  
饰「袁老板」的演员 谁？

【表演工作坊】

饰「老陶」的演员 顺子。  
饰「袁老板」的演员 完了。  
饰「江滨柳」的演员 能不能商量一下啊……  
饰「袁老板」的演员 我们现在没得商量。我现在是内忧外患！我好好的一出喜剧给你们搞得乌烟瘴气！  
《暗恋》导演 老弟，你不说，我还不好意思说！我看你的喜剧我很伤心！我很崇拜陶渊明，你怎么可以这么糟蹋他？  
饰「江滨柳」的演员 【对导演】好了、好了，你别讲了……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不说我也不说——我看你的悲剧我很想笑！  
《暗恋》导演 什么话？  
饰「袁老板」的演员 什么话？一个快要死掉的病人从床上爬下来嘴里哼着歌跑去荡秋千！什么玩意儿？还有，我问你：「山茶花」怎么演？你演那朵山茶花给我看看好不好？你怎么不演呢？  
《暗恋》导演 哎！他看过戏没有？低俗，你低俗！……  
饰「袁老板」的演员 高雅，高雅！艺术的殿堂！……  
饰「云之凡」的演员 不要吵了，【对饰「袁」的演员】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嘛！  
饰「袁老板」的演员 我也不知道！【看白袍袖下的手表】都没时间了……  
饰「云之凡」的演员 我们也没时间了。  
陌生女子 【冒出来】大家都没有时间了！  
饰「袁老板」的演员 我没有办法！  
陌生女子 【对饰「袁」的演员】那你要想办法！你要想办法！你要替我想办法！  
饰「袁老板」的演员 【不经意的对陌生女子】你先不要急。【对众人】这样好不好？我们把舞台分成两半。舞台的这一半，【指左边】我们排演；另一半，你们看怎么办就怎么办！  
《暗恋》导演 什么？一半一半？我没听说过！  
饰「袁老板」的演员 那我也是没办法了！  
饰「云之凡」的演员 【对导演】导演，就这样吧！  
导演助理 上道具！  
《暗恋》导演 管理员呢？管理员！  
饰「老陶」的演员 一半一半怎么演？  
饰「袁老板」的演员 将就一下，将就一下！  
饰「老陶」的演员 那我就只演一半！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得演全部，全部！

【所有人都开始行动。】

《暗恋》导演 管理员呢？【问助理】哎，门怎么又没了  
导演助理 老师，我刚才忘记报告了，门……不见了

【表演工作坊】

《暗恋》导演 什么叫不见了？

导演助理 就是……不见了。【说日语】

《暗恋》导演 我不管，你给找个门！

导演助理 门！门！门！【下】

饰「春花」的演员 【手上拿着手机】那待会儿我们从那里开始呀？

饰「袁老板」的演员 【想】「桃花源的河边」。

饰「春花」的演员 【对手机】「桃花源河边」，快了……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能不能不在剧场打电话呀，挂了，你挂了

饰「春花」的演员 挂了！【继续说】喂，我告诉你三万一平米最低了，赶紧的，再不要这边有个江先生已经要了啊……

【顺子用黄色胶带在地上当分界线。《暗恋》导演和饰「袁老板」的演员摇头。顺子向二人指上方，然后用手指指挥吊杆人员把“桃花源”布景中垂下来的花絮在空中往中间走，然后停。顺子得意。两人瞪顺子，一起叹气、离开。】

【所有人下，剩陌生女子一人。她看着道具井，无限悲伤地脱下鞋子，趴在井边，一副要跳井的样子。】

陌生女子 【爬上井，自语】刘子骥……刘子骥……

【饰「江太太」的演员瞪着陌生女子。】

饰「江太太」的演员 喂！喂！【停顿】超过了哦！

【饰「江太太」的演员把井推回《桃》组那一半舞台。陌生女子跟着水井一起移动。饰「江滨柳」的演员躺到病床上。陌生女子黯然离去。】

【导演助理紧张的把《暗恋》两个街灯搬上来，放在病房门的位置，暂时代替门。她猛向台上人鞠躬致歉。灯光变化。】

## 拾壹

【周璇的「许我向你看看」老歌声起。压缩在右舞台是《暗恋》病房道具——病床，点滴架、矮柜、轮椅、椅子等。幻灯片出现在“桃花源”布幕上。绘景师仍然努力在画满背景上那空缺的一块。】

【老年的江滨柳躺在病床上，静听着周璇老歌。】

周璇歌声 「许我向你看看，向你看看，多看一眼……」

【护士以一贯的职业忙碌步伐从代表病房门的街灯中间进来，在门口稍微顿了一下，因为所有关系位置被压缩了。】

【表演工作坊】

护士 你醒了？【听见歌曲】怎么又在听这支歌？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不要听这支歌！每次听了心情就不好。关掉好了！【关掉录音机】

江滨柳 不要！这歌好听。

护士 有什么好听？我听了那么多遍还不知道她在唱什么！你看你，每一次听这首歌你就这个样子！【骂】你不能老想那一件事情。你算算看，从你登报那一天起，都已经……

【护士扳着手指头算，不小心踢到还没有搬走，一直在右下舞台而现在越界的《桃》组石块道具。护士一脚把石块踢过去到《桃》组一边。】

——五天了。你还在等她？我看不必了！第一天云小姐没有来，到第二天我就知道她铁定是不会来的。再说，云小姐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都不知道，你干嘛这样？

【江滨柳眼光注视遥远的方向。护士望他一眼，心中又不忍。】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说不定云小姐真的来的话，事情反而会更麻烦，因为你可能更难过，对不对？【江不语】那还不如像现在这样，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多好。

【江太太进，同样的尽力适应所有新的位置。同时《桃》组的人穿着白袍古装往上来，重设大小石块道具，开始布置舞台的左半。】

江太太 【边说《暗恋》的台词，但注意力却被《桃花源》那一半的活动牵走】你们这个医院也真是的！天天催着我去缴钱，我们病人躺在这儿又不会跑掉……我刚才去缴钱，那个小姐又说要下班了要结账了，又要我明天去缴，我每天就在这个医院里……【不自在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饰「春花」的演员 【对饰「陶」的演员】来吧！

江太太 【对护士】王小姐，我不是说妳，我是说……【望《桃》组】你们这个医院好奇怪哟！

【《桃》组已开始进入表演的情绪。白袍女子坐右边道具石头上，老陶仍着白袍在石头前漫步，望着眼前假想的河景。老陶脸部表情极为平静，似乎是在桃花源住久了，换上了白袍，和武陵的老陶判若两人。】

老陶 【《桃》剧的台词】这地方真好！……

【桃花片开始落下。江滨柳努力抓着床边的轮椅，但抓不到。】

江太太 【对江滨柳】你要下来你就说嘛！

【江太太和护士赶到床边，一同将江扶上轮椅；江太太推着轮椅往台前进，但一直被空中落下的桃花片分心。】

【表演工作坊】

老陶 「芳草鲜美！」……

江滨柳 【对江太太】这里没你的事，你回去吧！

江太太 我回去干什么？我留在这里陪你嘛。

【江太太推的轮椅撞上《桃花源》的道具石头，白袍女子被撞开成狗吃屎的姿态。】

白袍女子 搞什么？！

江滨柳 【对江太太】你干什么？

江太太 对不起。

老陶 【《桃花源》词】……「落英缤纷」。【叹气】唉！

【江太太、江滨柳拂着身上、床上不胜其扰的桃花片。】

江太太 唉！

江滨柳 唉！

白袍女子 干嘛叹气？这里不是很好吗？

【《暗》只有重来一遍。江滨柳又回床上，江太太出门。】

老陶 这儿是很好，但是我在这儿并没有得到我真正想得到的。

护士 从哪里开始？

《暗恋》导演 【声音】从关录音机开始。

【《桃花源》的音乐响起。《暗》组又受挫。】

白袍女子 【对陶】怎么了，来我们这里这么久了，没看你不高兴过！

护士 【无奈对江】你看你，每一次听这首歌，你就这个样子！

老陶 【对白袍女子】我想家！

护士 【对江】你不能老想那一件事情。

白袍女子 【对陶】你已经来了这么久了，回去干嘛？

护士 【对江】你算算看，从你登报那天起，到现在都已经……【扳手指头】

老陶 【对白袍女子】多久了？

护士 【对江】——五天了！

白袍女子 【对陶】好久了！

【护士和白袍女子互看一眼。】

护士 【对江】你还在等他？我看不必了！

老陶 【对白袍女子】我怕她还在等我。

白袍女子 【对陶】她不一定想来！

护士 【对江】……第一天云小姐没有来，我就知道她铁定是不会来的。

【表演工作坊】

老陶                   **【对白袍女子】** 不！她会来！  
  
                          **【两组的人停顿，互看一眼。】**

白袍女子               **【继续，对陶】** 她可能把你给忘了！  
护士                   **【对江】**……再说，云小姐还在不在这个世上都不知道，你干嘛这样？  
老陶                   **【对白袍女子】** 你怎么可以这么讲？

护士、白袍女子       **【巧合的同时说出】**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台上全愣。】**  
                          **【左舞台烟雾喷出，白袍男子踱步从左上，微笑着，继续演《桃花源》的戏。《暗》组又泄气的四处站着。】**

白袍男子               哪一个意思呀？  
老陶                   大哥！  
白袍男子               **【温柔的】** 你们在说什么呀？  
白袍女子               他以为他已经可以「那个」了，其实如果他真的可以「那个」的话，才可能会那个什么嘛！  
白袍男子               **【听明白了】** 哦——！不要回去吧！  
  
                          **【老陶入戏，不小心走过分界线。】**  
  
                          过去那边干什么？**【发现老陶过线】**你现在过去会干扰到他们的生活！  
  
                          **【老陶向《暗》组致歉，退回《桃》边。护士重新起台词。】**

护士                   **【对江】** 我是说，说不定云小姐真的来的话，事情反而会更麻烦。  
老陶                   **【对白袍男子】** 这话怎么说？  
护士                   **【对江】** 因为你可能更难过！……  
老陶                   **【答护士的话】** 不会！  
  
                          **【白袍男子一把把陶推过界。】**

白袍男子               你讲那儿去了？  
  
                          **【饰「老陶」的演员向白袍男子表示无奈。】**

白袍女子               **【打白袍男子】** 你打他干什么？  
白袍男子               你打我干什么！  
  
                          **【《桃》组三人在一边运气、调气后，安静的讨论台词。】**

护士                   **【边瞄《桃》组】**……还不如像现在这样，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多好。  
《桃》组三人           **【齐声】** 认真！呵！呵！呵！

【表演工作坊】

**【江太太重新进来，被声音吓得把街灯推倒。《桃》组三人重组，在左方走步子。】**

江太太 你们这医院也真是的！天天催着我去缴钱，我们病人躺在这儿，又不会跑掉，我刚才去缴钱，那个小姐又说要下班了要结账了，又要我明天去缴……【看着左方走步子的《桃》组】我每天就在这个医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回神，摇头，努力专注】王小姐，我不是说妳噢！  
【变回北京话】我是说，这个医院，【又瞄《桃》组】也忒不靠谱了吧！  
【停顿，发现不对，变回台湾国语】偶素缩霍，你们这个医院好奇怪呐！  
【崩溃】

**【老陶站到石头上。】**

老陶 我想回去看看，我就死心了！

**【江如前，伸手去勾轮椅，但轮椅这次位置更远了，他只能伸手。】**

白袍男子 不要回去了！你回去想得到什么？我想你是……【转身，见江欲勾轮椅】你是……【顺嘴说】你抓不到！

**【白袍男子发现自己接错台词，立即给自己一嘴巴子。江太太和护士醒过来。二人赶忙去扶江上轮椅。】**

江太太 **【对江】**你要下来，你就说嘛！

老陶 **【接回自己的戏】**我还能说什么？

白袍男子 **【对陶】**没有事，最好不要回去！

江滨柳 **【对江太太】**没妳的事，妳回去吧！

江太太 我回去干什么，我留在这里陪陪你嘛。**【推江往前走】**

老陶 **【对白袍男子】**我想回去看看我就死心了！

江滨柳 **【词是对江太太，但面对陶】**没妳的事，妳回去！

**【轮椅已经停在老陶和袍男子中间。】**

白袍男子 **【对陶，但边瞄着轮椅上的江滨柳】**回去会惹事，不要回去！

江滨柳 **【对江太太，但边瞄着老陶】**妳回去吧！

**【江太太、老陶互瞄。】**

江太太 我……

老陶 我……

白袍男子 **【语气由柔和改为凶悍，半针对江滨柳】**你不要回去！

江滨柳 **【对白袍男子】**回去吧！

白袍男子 回去就回不来了！

【表演工作坊】

【白袍男子和江滨柳开始互相对骂，其他人在旁不知如何是好。】

江滨柳 【指白袍男子】我命令你快回去吧！  
白袍男子 【指江的鼻子】我警告你不许回去！  
江滨柳 【挥手】你他妈混蛋！给我赶快滚回去！  
白袍男子 【大喊】我看他妈的谁敢动！  
《暗恋》导演 【从侧台狂吼，声音】停——！！  
江滨柳 我去你妈的！  
饰「袁老板」的演员 不要再停了！

【灯光大亮。《暗恋》导演走上台来。全体呆站着。沉默许久。】

《暗恋》导演 【对白袍男子】袁老板……  
饰「袁老板」的演员 我不叫「袁老板」！  
《暗恋》导演 【更正】大老板！你们到底还有几场戏？  
饰「袁老板」的演员 【指陶】他还要从桃花源回到武陵。就剩这么一场戏！  
《暗恋》导演 好！我们让！你们赶快。  
饰「护士」的演员 你就这样让啦？  
《暗恋》导演 不让我们能排吗？

【《暗》组人员忙于彻，《桃》组人员奔去上景。灯光渐暗。】

## 拾贰

【灯光渐亮。武陵老陶和春花的家，摆设和第四场一样，但是时间过了好几年，内部破了很多，并且高桌上摆着供品和老陶的牌位。】

【春花一人在桌旁送一堆尿布。她脸脏脏的，表情臭臭的，衣服也破旧了，整个人失去了第四场的光彩。】

春花 【呐喊】我苦啊……！！天天叠尿布，这什么日子？【看右】天天睡大觉，什么男人？一晚不回家，一天不起床，这什么家？什么什么绵延不绝的子孙？美丽的田园？这什么东西？这根本不是尿布！

【春花把尿布摔到地上，突然疯狂的跳上去，踩着揉着。】

我踩死你！踩死你！踩死你！【唱】「我的心里一把火……」

【袁老板从房间晃出来，身上披着已经破旧不堪的棉被，手拿酒瓶，脚步不稳定，一直想打开手上的酒瓶，但打不开。】

袁老板 「……我左开右开我打不开！」【打不开酒瓶】

【表演工作坊】

春花 昨天晚上那去了？  
袁老板 【用力拔瓶盖】手气不好，不要问！  
春花 你又去鬼混！  
袁老板 我的事，妳不要问！  
春花 我不问？那我们在一起生活干什么？  
袁老板 不要管……我有我的法子！  
春花 法子？我看你好歹找个事做！  
袁老板 【人格尊严被打击似的】我找事？我这种人去帮人家做事？我说过多少次了……【站起来，以一贯的英雄式文艺腔，欲说第四场雄壮的台词】我……有一个伟大的……

**【春花用力将尿布甩到他头上，袁老板仍旧英雄式的站着。】**

没打着！

**【春花又用尿布丢他，打着。】**

打着了。而且很疼！【坐下】为什么我在最那个……的时候，妳就偏偏给我来一个……这个！

春花 你也不想想看，你要不是那个什么，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什么……？  
袁老板 我哪个？我看是你那个那个什么吧……你心里还想着以前的那个！  
春花 哪一个？  
袁老板 【指灵位】喏！  
春花 喏？！你不是说他早就【用手比】「那个」了吗？  
袁老板 是！是！他是已经「那个」了没错，那妳为什么每天还给他烧那个什么的？好像他在妳心里头比我还那个！那在你心里我算哪个呢？  
春花 你还敢说！当年他还不是被你……害「那个」的！【对着灵位上香、拜拜，模糊的念经】南无……南无……吃饼，吃饼……

**【袁老板看了直跺脚、叹气。】**

袁老板 【语无伦次的咒骂】噫！我噫！我噫！  
春花 好！你要是真的那么那个的话！我现在就把他那个掉好了！【走去把纸钱狠狠的摔在地上】你高兴了吧？得意了？满意了吧？  
袁老板 没有用！妳把他「那个」了也没有用！

**【老陶一袭白长袍，从入口晃上来，开心的回家了。他放下手上的浆，四处张望。袁老板和春花吵得热烈，没注意到。老陶陶醉在归乡的气氛中，也没看到他们。】**

【表演工作坊】

我知道他还在妳心里「那个」来「那个」去！有时候我甚至于可以具体感觉到他的冤魂就在这屋子里晃过来，晃过去【顺手一指便指到逛过来逛过去的老陶】，没错就那么大只，晃过来，晃过……

**【袁老板惊讶的看到一身白的老陶。】**

老陶 **【温柔、真诚的打招呼】**春花、袁老板！我回来啦！

**【二人认定见鬼了。】**

两人 **【齐声】**他回来啦～～！！

**【二人紧抱成一团。老陶往二人靠近，二人便往别处逃他说话都慢慢的、平和的、甚至不正常的温柔。】**

老陶 是，我回来了！

春花 你回来干什么？

老陶 **【亲热的】**春花！我回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带走！

袁老板、春花 完啦！！

**【老陶不明白两人反应。】**

老陶 春花，我可能没说清楚，我现在给你解释一下……

袁老板 **【边向老陶拜拜边说】**注意啊，他是回来交代后事的！

老陶 前几天，我不是我不是从这里往上游走吗？

春花 前几天？

袁老板 阴间一天，阳间一年！

老陶 **【专心回忆】**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好急的急流……接着又碰到一个好漩的漩涡……

袁老板 **【抱着春花耳语】**他就是在那儿完蛋的！**【全身一阵哆嗦】**

老陶 ……这个时候我的小船就要舍弃了！

袁老板 **【认命的感叹】**要舍！要舍！什么都带不走了！

老陶 ……然后又钻进一个好小好黑的洞……

袁老板 **【对春花】**黑黑的！

春花 好可怕……

老陶 挤过去一看——豁然开朗！

袁老板 解脱了！

老陶 一切烦恼都没了！

袁老板 **【小心翼翼的问老陶】**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老陶 **【思考，诚恳的作答】**可以说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袁老板 你……一定要带她**【指着春花】**去？**【春花吓瘫】**

【表演工作坊】

老陶 我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带她去!【看着袁老板】怎么?袁老板,您也想去?  
袁老板 【自语】我就知道他放不过我!  
老陶 【走向二人一步】没关系,我带你们去,那里地方很大……  
袁老板 我知道……有十八层!  
老陶 啊?你们以为我……那个了?我没有。  
  
【老陶走向二人,二人害怕,向陶丢纸钱。】  
袁老板 【吩咐春花】拿钱砸他!拿钱砸他!【念咒】「急急如律令!……急急如律令!……」他妈的没用!  
二人 【齐声】啊……!!  
  
【二人昏过去。】  
老陶 袁老板?春花?  
老陶 你们怎么了?  
袁老板、春花 【抬头】我们死了。【又倒下去】  
老陶 【明白过来了】起来!我没有「那个」啦!【以身证明,拉二人起】春花你看!你看!你摸得着我!春花!你咬咬我,妳踢踢看。没关系。  
  
【两人对老陶又掐、又捏,又打。】  
老陶 嗷!啊!!你看,我会疼啊。你们看,我没有「那个」!  
春花 老陶,你没有「那个」?!  
老陶 没有!  
春花 那你这些年消失到那里去了?  
老陶 这些年?我不是只出去了十天半个月吗?  
  
【老陶去看灵位,走过去看。】  
袁老板 【对春花】他没有那个,他是那个了……  
春花 哪个?  
袁老板 【比神经】那个!  
老陶 我的牌位……【看看屋子】屋子……【突然明白】啊!哈哈……太妙了!太妙了!那地方太妙了!就像一场梦一样!……  
  
【袁老板、春花二人互望一眼。】  
袁老板 【试探性的】老陶,你到底是去了个什么地方?  
老陶 我告诉你,那个地方,起先你会不喜欢它,但是很快你就适应,再后来你就离不开了!里面有很多人,多少男女老幼多少年都没有出来过!  
袁老板 【对春花】他们是被关在里面的!  
春花 【对袁】他当年受了太大的刺激!都是你!都是你!

【表演工作坊】

袁老板 都是我？都是妳！  
老陶 啊？  
袁老板，春花 嘘……【同时改变态度对老陶微笑】  
袁老板 没事！我说那一定是一个好地方啊！  
老陶 【回味】好地方！对了，那里面还有一对夫妻长得活像你们两人！大哥！大嫂！你们对我实在是太好了……【哭】  
春花 好可怜！【走向老陶】老陶，【指陶的衣饰】那你这身打扮是……？  
老陶 【把白袍一掀，两手一抱】我一到了那儿，他们就给我穿上了。  
  
【春花欲摸老陶衣服，被袁一把抓回来。】  
  
袁老板 【对春花】那是病号服！你没看他是在绑着吗，现在挣脱了更危险！  
春花 【春花把袁甩开，摸着老陶的脸】那里的人……都像你这个样子？  
老陶 对！【想一想】不！……我必须承认，那儿的人境界比我高多了。  
袁老板 听到没有？他是属于比较轻微的，还有比他更严重的。  
春花 越严重的肯定拿的网越大！  
袁老板 你管他大不大！【应和地】老陶，你们那地方叫什么名字啊？  
老陶 桃花源！  
袁老板 【对老陶】哎呀！好名字呀！【小声对春花】疯人院起这个名字真他妈缺德啊！  
老陶 你知道吗？那里的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他们都太久没出来过，搞不清楚外面的事。跟他们说武陵，他们都没听过。  
袁老板 哎！没关系没关系！  
老陶 他们连现在是什么朝代都不知道：正所谓「问今世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啊……晋。」  
春花 【怜悯地】他已经开始唱戏了！  
老陶 哈哈，那真是太幸福了！  
袁老板 【与春花边笑边咬牙讲话】真是太严重了！……  
  
【老陶拍拍春花和袁老板的肩，把二手吓得够呛。】  
【三人同时以有教养的高贵姿态鼓掌，并互道恭喜。】  
  
老陶 那好！【指桌子方向】咱们坐下叙叙旧！  
袁老板 叙你妹啊！  
老陶 【回头】啊？  
袁老板 【跟上】是！您怎么说怎么是！【对春花】疯子杀人不偿命，各自小心！  
  
【二人刚要落坐，又不约而同的把椅子搬开，远离老陶。】  
【袁、花二人害怕的小心地把椅子搬回原处坐下。】

【表演工作坊】

老陶 哦！回家真好！袁老板，您是……常常来我们家……玩？  
袁老板 唉，我玩遍了！

**【春花立刻丢尿布砸他。】**

我是说……我……路过！

**【春花再丢尿布砸他。】**

春花 **【文艺腔】**我是在人生的旅途中……暂时路过！**【马上缩脖子准备再挨打】**  
**【火大一拍桌子，袁缩的更小】**路过？！你终于说出来了！路过？！你  
当我这里是开客栈的啊？

袁老板 什么客栈啊！为什么我每次说话，你都要顶我，从来不给我留面子……

**【二人居然在老陶面大吵起来。】**

春花 你尖嘴猴腮，要什么面子？

袁老板 为什么每次当着外人的面都……

春花 **【并未放松】**什么叫外人的面？

袁老板 **【完全不自觉】**这是谁？这是谁？

春花 **【不自觉地跟着吵】**他是谁？他是谁？

**【两人惊觉的煞住，不安的看着陶。陶倒是镇静。】**

老陶 放轻松、放轻松……

春花 放你妈个头呀！

**【二人坐下。老陶温和的寻找恰当的措词，但掩不住内心的挣扎。】**

老陶 我想……离开这么久，事情难免会有些变化，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你们已经……**【比划】**我明白了。我这个人哪……

春花、袁老板 **【齐声】**啊？

老陶 **【泄气】**……是不大会说话。

袁老板 他又来了！

老陶 **【开始结巴】**在这一长时间的光阴里……

袁老板 **【突然打断】**「时间」就是「光阴」！！

**【春花立即丢尿布到袁头上。】**

老陶 ……在这一长时间的光阴里，我很快乐、很愉快……

**【袁欲指正，被春制止。】**

……很高兴、很开心。**【袁欲指正，被春制止。袁受不了，不停跺脚】**  
可是，我心里还是想念着春花。**【对春花】**对，就是妳，春花。本来这

【表演工作坊】

一次回来，是希望能把妳，春花一块带走……

袁老板 【终于忍不住了】好了！我们早就知道她是春花了！干嘛还「妳，春花」？！

**【春花跳到桌上乱吼乱跳。沉默。】**

老陶 ……可是现在看到你们的样子之后……【没关系，我们三个：我、老陶，妳、春花，他、袁老板……

袁老板 【控制不了的大喊】我们就是我们！大家早就知道了！干嘛你，我……

**【春花一手抄起香炉，香灰向袁照头扑来。】**

……他！

老陶 没关系，我们三个，我、老陶，妳、春花，他、袁老板，【袁老板痛苦的反应】我们三个还是可以一道去，因为那个地方实在太好了，那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悲伤，那里的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很完美、那么美好、那么的……好！

**【婴儿哭泣声，三人大愣，哭泣声渐转为焦躁的号啕。】**

春花 孩子哭了！【立刻往右方卧室跑去】

袁老板 【对着房里的孩子，极为不耐】听到啦！你哭就哭，哇就哇，哇一声就够了，干嘛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人生就是这样不断重复是不是？你哇完我哇！我哇完他……

**【两人极尴尬的面对面。沉默。】**

**【春花手上抱着孩子出来，不住的哄着、摇着。】**

袁老板 【突然发怒】妳把他抱出来干什么？

春花 孩子哭了不抱他行吗？

袁老板 孩子怎么这么烦呢？给他两巴掌嘛！孩子哭了给他吃两口奶嘛！

春花 看这个样子，他不是要吃奶！

袁老板 【大怒】怎么不是？小孩哭不是要吃奶就是要拉屎！难不成他还要吐痰？喝！他会吗？他会吗？

春花 【更怒】你懂什么小孩？

袁老板 我不懂小孩？我是小孩长大的，怎么不懂？

春花 他妈的，你懂个屁？【花向袁砸面饼，饼黏在袁脸上】他妈的你根本就是是个屁！

袁老板 好，妳终于讲出来了！【对老陶】老陶，你也听到了，你帮我评评理，我老婆说我是个屁！

老陶 【安慰他】放轻松，放轻松……

【表演工作坊】

袁老板           **【甩开他】你他妈别摸我！【对春花】妳终于说出来了，现在我是个屁了，是不是？叫妳不要生，妳要生，你们两个把我锁在这里，【哀号】让我动不了，动不了……！**

春花           **喔！现在你说孩子是我要生的？你嫌弃孩子，是吗？那我把他给摔了！**

袁老板           **摔！！妳敢摔我的孩子？不许摔我的孩子！**

春花           **我就摔给你看！**

**【孩子被春抛到高空。三人疯狂的齐声大吼，像第四场一样的拍打自己。】**

三人           **【齐声大吼】啊!!! ——**

**【孩子落到老陶怀里。三人齐停。孩子也不哭了。春花、袁老板把老陶当作歹徒似的，春花拿起桌上的菜刀，自卫。】**

袁老板           **【像警察劝歹徒一样】老陶，冷静！不要害一个无辜的生命！**

春花           **【乞求】老陶，我求求你，把孩子还给我！**

**【老陶把手上的孩子捧给春花，但春花慌张到看不见。】**

袁老板           **来人啊！有个疯子把春花的孩子抢走了！**

春花           **老陶，把孩子还给我！我就一个孩子！**

袁老板           **老陶，我知道你龌龊的心里在想什么！人在做，天在看！**

袁老板、春花   **老天爷开开眼啊！**

**【老陶怎么还都还不了孩子给二人，只好把孩子放在桌上，站开。孩子又开始大哭。】**

**【二人发现桌上的孩子。春花把菜刀放下，把小孩抱起。老陶去拿酒瓶，依然打不开。】**

袁老板           **【对春花】别哭了，那疯子在找酒呢！快把孩子抱起来！**

袁老板、春花   **【抱孩子，齐声】爸爸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袁老板           **【看老陶在开酒瓶】变态！**

春花           **人渣！**

袁老板           **败类！疯子，滚出去！**

春花           **滚出去，疯子！**

袁老板           **社会就是因为有你这种败类才不得安宁！【对春花】好！刚刚是你要摔我的孩子？要摔我来摔！这是我的种！**

春花           **没我你有种有个屁用。**

袁老板           **哦，你是要我死是吧！……**

**【二人吵下。老陶呆看四周，慢慢的捡起地上的篙，往外移走，站在**

【表演工作坊】

门口，向内看，再向外，仰天长叹。】

老陶 嘿——嘿——哟!!

【老陶拿着桨，往外走，下。灯光渐暗。】

拾参

【灯光渐亮。《桃花源》的人员，静静的将自己道具搬下；《暗恋》的演员和导演有效率的搬上医院病房的道具。大家安静的工作着。】

【老陶，仍着白袍，从左侧上台，手里握桨，「划」着船上来，一路的寻找往桃花源的浮标记号。陌生女子也在台上闲晃。】

老陶 【「划」着船】浮标呢？留下的记号怎么找不到？  
饰「江滨柳」的演员 枕头呢？

【饰「春花」的演员夹着枕头从饰「江滨柳」的演员跟前走过。】

饰「春花」的演员 这个是吧？

【饰「春花」的演员将枕头递给饰「江滨柳」的演员。】

【顺子看着右侧台的方向。】

顺子 姊夫！管理剧场的人来了！

【管理员手上一大中钥匙，权威十足的上来。】

管理员 时间到了！收了！收了！

《暗恋》导演 【急了】哎！我的戏还没排完呢！

管理员 奇怪了！你的戏没排完，干我什么事啊？【看表】都这么晚了！

《暗恋》导演 搞什么？你们怎么会两个剧团在这排戏啊？

管理员 这哪有两个剧团嘛？

《暗恋》导演 哪！你看！【指向《桃》组人员】

【管理员几分惊讶的看着饰「袁老板」的演员。】

管理员 你怎么会在这里？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叫我今天来排戏的！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怎么排的戏？

管理员 我管你今天排的什么戏！

《暗恋》导演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管理员 我在这里这么久了，怎么可能让两个剧团同时在这排戏呢？

导演助理 这不是摆明了两个剧团吗？

【表演工作坊】

管理员 不管了，有什么问题，你们明天早上八点钟来找杨小姐好了？  
饰「江滨柳」的演员 我们明天早上八点钟来找杨小姐干什么呀？  
管理员 不管了！收啦！收啦！【转身要走】  
饰「江太太」的演员 【恳求的】可是，你知道，这出戏对我们导演来说，是很重要的。  
管理员 【指着自己的手表】这对我也很重要！【欲走】  
饰「江太太」的演员 对对对，可是今天我们排了一整天，后天就要演出了，到现在还没有排完过！  
饰「江滨柳」的演员 也只剩一场戏了嘛！  
《暗恋》导演 我拜托你，我受了一天的干扰，你再多给我几分钟，让我把它排完，好不好？  
管理员 【想一想】到底要多久？  
《暗恋》导演 就十分钟！  
饰「袁老板」的演员 差不了你几分钟嘛！  
管理员 可是我还要锁门咧！  
饰「袁老板」的演员 【为《暗恋》争取时间】锁门一样锁嘛！  
管理员 真的十分钟？  
《暗恋》导演 【鞠躬】是！  
导演助理 【用日语说】谢谢，谢谢！  
管理员 【边走边嘀咕】十分钟、十分钟、一辈子都在等这十分钟！【往左】  
《暗恋》导演 好了，我们赶快！  
  
*【陌生女子看着经过眼前的管理员，突然用手指着他。】*  
陌生女子 【突然大喊】不要动！！  
  
*【众愣。陌生女子指着管理员。】*  
  
*【对管理员】刘子骥，你别想跑！*  
管理员 什么？  
陌生女子 刘子骥，你样子变很多啰。趁今天大家都在，我们把话说清楚！  
管理员 这谁啊？是你们哪个剧团的？  
  
*【两个剧团互相指对方，这才发现两团的人都不认识这个女人。】*  
陌生女子 刘子骥！你不认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不认你自己！是你说好的，我们要开开心心的一起去！  
  
*【停顿。】*  
管理员 有什么问题明天早上八点钟来找杨小姐好了。

【表演工作坊】

【管理员往下。《暗恋》导演安慰陌生女子。】

《暗恋》导演 好好！我们赶快准备开始！

【绘景师完成了后方布幕的山水画，收拾着工具。】

绘景师 画好了。

饰「袁老板」的演员 你画好了？我戏也排完了。

【《暗恋》人员迅速就位检查道具。门总算出现了，也被放到正确的位置。陌生女子静静的坐到左舞台后方角落阴影中。灯光变化。】

拾肆

【《暗恋》病房，《桃花源》画好的的背景幕成为《暗恋》的背景。】

【江太太和护士服侍着江上轮椅坐好，推着往舞台前方假想窗户走。】

江滨柳 这里没你的事，你回去吧！

江太太 我回去干什么？我留在这里陪陪你嘛。

【江摇摇手，表示不用。】

我帮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牛轧糖，我给你拿来。

【江又摇手，江太太停顿。江指床头的柜子。】

江滨柳 美如，抽屉里……有一个信封是给你的。

【江太太打开抽屉，拿出大信封袋，交给江，江戴上老花眼镜，取出信封内容。】

【慢慢交代】这上面写得明明白白的。【指文件】打这个电话给陈律师，赶快把我们房地产的名字过户到你的名字去。【换一份】这个单子是……

江太太 你现在讲这个干什么？

江滨柳 不是，你不懂！这一张你不知道，这是我的一张保险单，十五年到期，还差两年就满了。到时候凭这张单子你就可以领钱。

【江太太站在旁边，默默不语。】

【又翻开一张】这是我东北老家的地址……这是两张机票。等我走了你跟儿子就……一起帮我回去看看……

【江太太抢过文件和信封。《暗恋》导演不由自主的站在舞台后方，近看他自己剧本的高潮。导演助理跟在一旁。】

【表演工作坊】

江太太 你好好的养病，你说这些干什么？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把事情想得这么复杂。你只要安心好好养病，一切都会没事的。

江滨柳 这儿没妳事，妳就先回去吧。

江太太 我推你走走嘛。

江滨柳 妳回去吧！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安安静静，妳快去把该办的办了！

*【饰「老陶」的演员换上便装走上台来，本要穿越舞台，被戏吸引住，在右前方角落席地而坐。】*

江太太 **【不理睬江】** 我没有什么好办的，我来就是要陪你嘛。趁着现在还有点太阳，我推你去走走。

*【江太太推着轮椅又走，江强拉停，回身推开江太太双手。】*

江滨柳 妳不要来，妳不要来，谁都不要来，好不好？让我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坐一坐，好不好？用不着人在这陪我！

江太太 你不要这样固执，你根本不会照顾自己，不要像小孩一样！你听我最后一次好不好！

江滨柳 **【暴躁的】** 美如！妳让我一个人静静行不行？

*【敲门声。停顿。】*

*【护士去开门。暮年的云之凡站在那里，穿着整齐，手里提着一袋礼盒。她老了，但仍然保有当年的一种光彩，她头发短了、白了。】*

云之凡 **【轻声】** 请问……有没有一位……江滨柳先生？

*【护士回头望着尴尬的江先生、江太太。江呆望着云。】*

护士 江太太，我现在陪妳去把药钱缴了吧！

江太太 我可以明天去缴！我……**【想一想】** 好。

*【江太太拿起皮包，无言的从云的身旁过去。护士、江太太从门下。】*

*【江和云面对面。沉默。】*

云之凡 **【打破沉默】** 我是看到报纸来的。

江滨柳 **【指沙发】** 坐！

云之凡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云坐在椅子上，把礼盒放在地上。沉默。】*

你的身体是……

江滨柳 我不知道妳一直在台湾。

云之凡 我也不知道……

*【沉默。云看到江身上的围巾。】*

【表演工作坊】

江滨柳                   **【指】** 这围巾是……？

江滨柳                   **【微笑】** 这些年天冷了，我一直披在身上。

**【沉默。】**

云之凡                   你一直住在台北？

江滨柳                   一九四九年年初就来了。

                              我写信到昆明给你，都没有消息……

**【沉默。】**

云之凡                   四九年……**【慢慢回想】** 我重庆的大哥大嫂就决定把我带出来。我们从滇缅公路到泰国……经过河内到香港。过了两年我们就到台湾就住下来了。

**【沉默。】**

江滨柳                   什么时候看到报纸的？

云之凡                   啊？

江滨柳                   什么时候看到报纸的？

云之凡                   今**【停顿】**……登的那天就看到了。

**【沉默。】**

江滨柳                   你身体还好？

云之凡                   还好。去年动了一个手术。没什么，年纪大了。我前年做了外婆了。

江滨柳                   我记得你留的两条辫子……

云之凡                   结婚第二年就剪了。好久了。

**【沉默。】**

                              你住在台北什么地方？

江滨柳                   一直住在景美。

云之凡                   我本来住在重庆南路。后来搬到天母。

江滨柳                   我前几年搬到民生社区。

**【长沉默。】**

                              想不到，想不到，好大的上海，我们还能在一起，想不到……小小的台北把我们给难倒了。

**【沉默。云之凡看看手表。】**

云之凡                   我该走了。我儿子还在下面等我。

**【云慢慢起身，往门口缓缓走去。开门，正要出去。】**

【表演工作坊】

江滨柳

之凡……

【云停住，背对着江。】

这些年……妳有没有想过我？

【云一直在门口站着，终于转身，低头，感性的道出心中的感受。】

云之凡

我写了好多信到上海去……好多信……

【停顿。】

后来我大哥说：「不能再等了。【停顿】再等……就要老了。」

【长沉默。】

我先生人很好。他真的很很好。

【江默默的伸出手来。云望着江，然后慢慢走到江轮椅前面，轻轻地拉着江的手。两人手握得紧紧的。】

【云放开江的手，抬起头来。】

【轻声地】我真的要走了。

【云慢慢走出病房门，下。江在轮椅上，呆看前方。】

【门开，江太太上，回首望了一下门，上前安慰江，江竟是拒绝她的手，继续呆看前方。江太太无奈地站在江身旁。】

【江手伸向空中，江太太望着江的手，默默的拉住他，江把头倚在江太太的怀里。】

【门开，护士上，站门口观看这生命中的小片段。】

【灯光渐暗。】

拾伍

【灯光渐亮。两组演员分别往后门离开剧场。《暗恋》导演仍站在前一场戏的位置，低着头，陷入自己的回忆。导演助理依然随侍在旁。饰「老陶」的演员、陌生女子还坐在原位。】

【剧场管理员上。】

管理员

你们还在干什么？好了，好了，我要关灯了，【对还在台上的众人】还不走？我真的要锁门了！有什么问题，你们明天早上八点钟来找杨小姐好了！

【饰「老陶」的演员起身，见《暗恋》导演，跟他打招呼，《暗恋》导演像是梦醒一样，慢慢跟着饰「老陶」的演员离开剧场。导演助理

**【表演工作坊】**

**跟在后头，下。】**

**【桃花片落下，管理员看一眼，觉得莫名其妙，下。】**

**【陌生女子起身，往舞台中央站着，往上撒手上的桃花片。】**

**【《桃花源》的大桃花布景仍然明亮的挂着，散发出神秘的力量。】**

**【灯光渐暗。】**

**【剧终】**